

辛浦森夫人傳

威爾遜夫人著

孫吳 濟納 時百 合譯



正中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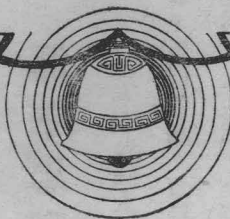


實價 
0.45元 

辛浦森夫人傳

孫濟時
吳伯納
合譯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辛浦森夫人傳
The Life Story of Mrs. Ernest Simpson

全一册 實價國幣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H. E. Wilson

孫濟時
吳納百

吳秉常
南京河北路本局

正中書局
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

正中書局
上海福州路
南京太平路

(888)

弁言

本書係由兩部分合成。

前部名曰「英吉利憲政的危機。」係以愛德華八世與辛浦森夫人的戀愛問題，經布蘭德主教正式警告敍起，並將英王與內閣及議會對立的形勢，暨王室內部籌商的經過，以及英王尊重國家前途，毅然犧牲一己的尊榮等，詳述無遺。而愛德華八世崇尚個人自由的信念，尤能發揮盡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月上旬，愛德華八世一身之所經歷，更竭力渲染，極波譎雲詭之至。

後部則曰「辛夫人的生平。」根據威爾遜夫人著「辛夫人傳」譯成，將夫人自幼至今所有經過，暨其家世交遊，記載頗詳，其與威爾斯親王的交誼，更能繪影繪聲，生動無比，至於辛夫人的側面觀，尤能將其特長表揚于世，其餘世間所未知者，固以真相報告於衆，世間所訛傳者，亦能多方引證，祛疑解惑，蓋威爾遜夫人，乃華麗斯·華斐爾特之密友，傳中所記，極其確實，毫無粉飾誇大之處也。

本書封面，係採取辛夫人所居剛德別墅之外景繪成，亦具有深意焉。

辛浦森夫人傳

二

謝。

本書倉卒脫稿，蒙正中書局於最短時期內刊行，俾得與讀者相見，其厚意實屬可感。特書此誌

譯者識

二十六年五月

英吉利憲政的危機

一 布蘭德主教的發端

英遜王愛德華八世和辛浦森夫人的豔聞，可以說是自人類有戀愛史以來的大事件。而英國朝野將這件事公然作為大問題，乃自去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方纔開始。

這樁豔事，本來早已發生，距今三年前即一九三三年，當時社交界已經把它作為談助。種種風說，流傳很廣。

辛夫人所以能夠親近英遜王的，完全由於法列士子爵夫人的介紹。法夫人係美國富豪摩根的女兒，在倫敦的交際界裏，素負盛名，愛德華八世前為太子的時代，就和這位夫人過從很密，外界也不免引起許多流言。所以說法夫人是英遜王的密友，那是當之無愧色的。

法列士子爵夫人引辛夫人與英遜王相見時，還在他做太子的時代。那時法夫人並且邀辛浦森氏和辛夫人一齊到畢魯維笛亞宮參見太子，那知這位獨身的太子，自從會見辛夫人之後，便一往情深，大有相見恨晚之概。

從此以後，太子與辛夫人一同跳舞，一同打網球，雙方的交誼，與時俱增。因為夫人最擅長跳舞，所以更能投太子之所好。

後來太子繼承大統，尊稱為愛德華八世，辛夫人竟以英王的伴舞者資格，在交際界裏高視闊步。世人皆以驚異的眼光，集中在她的一身。然而辛夫人的心目中，祇有新歡，已忘故劍。所以將她的本夫辛浦森氏，早已置諸腦後了。

辛夫人非但公然出入交際界為英遜王伴舞，當愛德華八世旅行之時，她也隨侍左右，形影不離。所以愛德華八世所至之地，未有不見辛夫人的芳蹤的。去年夏季，英遜王乘坐快艇，巡航地中海，曾往希臘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國。她仍舊日夜侍側，寸步不離。所有公式的宴會，她也昂然與英遜王同席。於是更引起國際間的注意。

後來，她和愛德華八世同遊維也納的時候，她的行動，更其自由。她自恃姿容秀美，所以盡力裝

飾之後，照了許多相片，或請畫家替她畫肖像以自娛。這些相片，大部分都為美國報館所得，陸續在報上發表，頗能轟動一時。其中還有附加註解的照片，如「這種衣裳是在維也納做的」一幀，是她穿一件繡花的短衣，胸前繡一個心的形狀，又貫以愛神的箭，可知她已經為情網所束縛了。

(註)

羅馬神話載，愛神以金的箭射心，表示戀愛之意。

她自從地中海旅行歸來，就向她的丈夫辛浦森氏提出離婚。而要求離婚的理由，是說「他與別的婦人發生關係」之故。

在當時，這個「二十世紀最大的戀愛」世間已認為是公然的祕密。到了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庭將辛夫人請求離婚的案件，開庭審判。這個消息一經傳播，好奇的羣衆，都從各處趕來旁聽，法院突告人滿。不過當日辛浦森氏未曾出庭，只由辛夫人自己向法官陳訴請求離婚的原委，而辛夫人是由英王的衛士護送到法庭的。所以法官也就以缺席裁判的形式，很輕鬆地准許他們離婚。此次開庭，前後僅僅費了二十分鐘。

法庭允許他們離婚的當天晚上，辛夫人就被召赴白金漢宮，與英遜王同餐。如果在偏僻的地方，偶然有這種聚會，或者不算希奇。因為白金漢宮召一個外國的平民婦人前來同餐，確是英帝國

有史以來所未有的創舉，宜乎全國上下都引爲奇聞。

她不久在倫敦利詹德公園附近，選定了宏麗的住宅。宮中特派一個名叫喬治納德布克的汽車夫前去服役。首都警察廳，也忙着分派衛士，護衛一切。並且英王每天去訪問她的時候，總帶有價值二十五元美金的鮮花送給她。每逢週末，郊外的畢魯維笛亞離宮，也特許她前往遊玩。

愛德華八世和她的事實，由來既久，彼此又毫無隱諱，社交界雖然知道底蘊，但是還保持英國紳士的風度，不肯散播流言，就是報紙，一直也是守着沈默，所以迄未釀成問題。

但是在美國却不同了，這種「人類戀愛史上最大的羅曼斯」，老早就經紙報宣布出來，社交界裏也拿它當作談助。而「文學評論」雜誌，更登載辛夫人的肖像，所有的記事，也極富興趣。

愛德華八世莊嚴燦爛的加冕禮，已預定在一九三七年六月。當舉行典禮之前，應該先選定王后。於是美國人士，大家都在猜想：「辛浦森夫人不知怎樣？」「夫人果真會做英國王后嗎？」這兩種疑問，可以說是轟動了美國。

到了這個時候，英國也終久不能「冷靜沈默」。不過巴爾起摩亞的美人，（辛夫人生于美國巴爾起摩亞市）不能夠做英帝國王后的候補者，雖然說是一樁很熱鬧又浪漫的事件；然而在

英國却不宜拿來作胡鬧的材料。因為它的影響極其重大而且複雜，說不定會引起意外的問題，所謂「英國憲政史上的危機」，恐怕不單單是報紙上說說的吧？

人人好像從夢中驚醒似的，突然都注意起來了。報紙上也將這樁舊的豔聞登載了。

按英國的法律所規定，離婚後非經過六個月，不得再婚。辛夫人至今年四月廿七日，這種限制業將屆滿。即在愛德華八世加冕禮以前，她公然有與英遜王結婚的資格。這種事實，更足以刺戟英國的人心，使問題愈趨嚴重。

到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英國聖公會，適開教區會議。布納德弗特教區的主教布蘭德，以辛夫人問題對教友演說，這纔是英國人就本問題作公開評論的第一聲。布蘭德主教說：

鄙人風聞吾王與辛夫人的關係，至為遺憾，由我的眼光觀察，吾王對宗教的實踐，似太疏忽。竊願陛下以對神恩的自覺，速復光明。

布蘭德主教，又以聖公會的權威，向愛德華八世警告道：

王愛德華八世，為自身起見，祈仰體神的恩寵，必須自覺。更請表現于具體的事實，以資證明。

二 問題漸次擴大

自從布蘭德主教公開演說，並發表對英王的警告以後，素守沈默不輕于發言的各報紙，也都各逞筆鋒，公然評論，即以布蘭德主教所激動的波紋，逐漸加快速度向四方擴展。大家懸念政局發生危機，畢竟引起股票市場的動搖。

代表英國紳士輿論的「倫敦泰晤士報」曾經說道：

美國報載：在前兩星期，豫想與英國王位不能兩立的結婚，可以成就。且云此種結婚，皇太后亦經同意。竊以國王之尊，爲慰安起見，或與最親密的友好增加交誼，原無妨礙。但是因此萬一有損國王應行保持的高貴尊嚴，或者以屬于私生活的事件，明知足以與國王的公職相衝突，而依然欲貫徹其私生活，則英國國民以及英帝國，實在不能甘受這種狀態哦！

「伯明罕郵報」論道：

英吉利本國暨海外屬地的人民，認爲英王的私生活與公生活不能區別。

「約克夏報」以悲觀的口調說道：

布蘭德主教，希望愛德華八世自覺，則今日英王的生活，自應始終維持其謹嚴，但是世人懸念愛德華八世不能理解及此的心情，已漸次趨于濃厚。

從這些報紙的論調看起來，就可以推測英國紳士階級輿論的趨向了。要之，愛德華八世，現年四十三歲，身為英國君主，尙未婚娶，國民對他的敬慕推崇，原來是無以復加的。可惜在加冕禮之前，忽然發生這種戀愛事件，使國民的信仰，根本破壞。大多數國民的意見既是如此，一經布蘭德主教提出警告，所以極爲衆議所擁護。

歐洲各國的宮廷，向來不肯與平民通婚姻。這種牢固不拔的保守思想，英國尤爲濃厚。現在因爲辛夫人是平民，這便與英國的保守思想相抵觸。

次則，辛夫人又是美國籍，一般紳士，大都不洽意。按英國憲法，君主與外國人結婚的時候，須得議會的同意。倘若是外國的皇族或貴族，那是沒有什麼問題，議會也沒有不同意的。然而美國是平民的國家，既沒有皇族，也沒有貴族，以美國一個平民女子爲英國王后，無論如何，是與英國的保守精神不能相容。無異于使泰晤士河的水逆流一樣的辦不到。

況且辛夫人曾經兩次離婚，更加引起大問題。英國人以為結婚是男女二人由神撮合，極其神

聖而絕對莊嚴的，若非萬不得已，不許離異。而她極其輕鬆地已和丈夫離婚過兩次，像這類的婦女，怎能具有做英國王后的資格，這是英國人民所共有的心理。

於是我們的結論是：「英國王后，須具有兩種資格：第一，足以做英吉利女性最高表象的人物。第二，將來須爲太子的生母。英吉利國民鑑于王后的資格如此高貴，所以反對英王與辛夫人結婚。苟其英王持意甚爲堅決，國民亦不得不尊重王的意思，則希望不用英王的資格，另以他種資格如『康俄爾公爵』相與結合。這個時候，辛夫人只可以認爲是康俄爾公爵的配偶，決不能爲英國王后，那是不消說的。」

在政府當局，這個問題，早經討論。不過政府原想不要使問題擴大，最好能有釜底抽薪的妙法。不料布蘭德主教的演說，及對英王的警告先後發表，無異于春水池塘中投下一石，波紋逐漸擴大，要想沉默，其勢也有不能。社會既然各有主張，自由表示意見，政府對這個問題，自然也不能不有明白的意志發表。所以到了次日（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日），唐寧街的首相公署，召集內閣會議，談這個問題的最後解決。

三 英王與內閣難免衝突

十二月二日，——倫敦爲當地名產的大霧所籠罩着。

唐寧街的首相公署裏，很早就有掌璽大臣哈利法克斯、內務大臣西門、財政大臣張伯倫等各部大臣陸續來會，于是就照規定的時間開了內閣緊急會議。公署牆外等候消息的民衆，愈聚愈多。忽然自由黨的首領辛克烈也由人叢中擠進了公署大門，頗引起羣衆的注意。

開議的結果，不外乎兩端。就是英王如果不發表取消結婚的意志，那末，鮑爾溫內閣即行總辭職。

英吉利憲法，照傳統的原則來說，凡是有關英吉利全體或英國三島的利害問題，英王須經政府的同意，纔可實行。此番英王與辛夫人的戀愛問題，關係英國至爲重大。雖然可以說是愛德華入世私人的行爲，也得照舊例向內閣諮詢。因爲內閣是根據憲法而產生的，各閣員的見解都是如此。以前幾次閣議，經慎重討論之後，業已決定取反對的態度。並且英王須得承認憲法上的傳統原則，同意內閣的議決。因此英王如不將與辛夫人結婚的意念作罷，不如只有退位的一途。倘若英王不

承認憲法的原則，力排閣議的議決，毅然迎辛夫人爲英國王后，則英王與內閣，除了正面衝突之外，別無他途。不幸到了這個時候，真是英吉利憲政史上向來所未有的危機。

閣議自朝至暮，繼續不停，傍晚的時候，寒風襲來，令人戰慄。而集合在首相公署前的民衆，雖然都是憂形於色，然而仍舊是忍飢耐寒的立在濃霧之中，靜候消息。

到了午後六時，首相鮑爾溫突然由公署裏出來。他正是將本日閣議最後的決定帶了去謁見英王，當面商量，即刻要到白金漢宮去。

聳立在倫敦中央的白金漢宮，前面有一所廣場。場內也聚集了許多民衆，遙望宮闕，都覺得很是悵惘。

午後六時，愛德華八世正由郊外畢魯維笛亞離宮歸還，經過羣衆之間而入宮門，面上亦現深憂。未幾，首相鮑爾溫的汽車也接踵而至，從側門入宮。

愛德華八世與鮑爾溫最後一次的會見，是午後六時半至七時三十五分。但是英王的意志很爲鞏固，首相明知事實已經絕望，僅不過不肯立刻承認罷了。於是英王與政府將不免正面衝突。

鮑爾溫自白金漢宮退出，立即邀請勞動黨首領亞多里面談。勞動黨黨員，也正在下議院討論

之中。亞多里聞首相邀請，馬上就趕到唐寧街首相公署。

現在就是政府總辭職；或者要求英王退位；兩者中決定態度的境界。如果內閣總辭職，則繼任內閣，須由反對黨的勞動黨來組織，所以鮑爾溫將取最後處置之前，應該一探勞動黨的意見。

從辛夫人的問題本身來講，勞動黨的見解，自然與保守黨不同。因為他們以為雖然身為帝王，應該保持戀愛與結婚的自由。這是和愛德華八世完全相一致的，是站在同情於英王的一面。但是英王倘若不承認憲法上的傳統原則，換句話說，就是否定由憲法所選定的內閣之決議時，無論是什麼決議，總之勞動黨為擁護憲法起見，非得援助鮑爾溫內閣不可。

所以亞多里對首相聲明；如果現內閣決計總辭職，處這種情狀之下，勞動黨是不願意組織新內閣的。縱令鮑爾溫首相決定總辭職，新內閣非仍舊由鮑氏組織不可。到了此時，英王如果依然主張須與辛夫人結婚，再遭內閣的反對，因為憲法上的手續是不可能，國王遂不能以合法的地位繼續其位，勢必祇有退位的一法。

鮑爾溫送亞多里去後，再和西門內相重行密商。鑑於勞動黨的態度既然如此，那末現內閣應取的方針，只有一途。

到了第二天，即十二月三日，政府就決定發表重要的聲明。

四 離宮中重要會議

十二月二日晚上——

愛德華八世自從與鮑爾溫首相會談後，立即離開白金漢宮，乘坐汽車前往畢魯維笛亞離宮。三日的早晨——

由英王自己的意思，召集「有重要地位而與王親近的」三人，同赴離宮，開重要會議。除了這樣三個人以外，後來又邀請王弟約克公爵夫婦，及問題的主角辛夫人一同列席。當時所商議的內容，雖然不能詳細知道，據說辛夫人自己以為情勢既是日趨嚴重，想於當夜就離開倫敦，前往外國暫避數月。曾向英王請求，但是王不許可，命夫人依舊安居畢魯維笛亞離宮，以待王自己決定態度。當會議中途，自由黨的首領辛克烈，忽然請謁。他在前天，曾經到唐寧街首相公署，對辛夫人的問題，也曾和鮑爾溫談過。而自由黨與勞動黨所取的態度，完全一致，若果為擁護憲法起見，也不辭絕對幫助保守黨內閣。此日辛克烈的進謁英王，因為自由黨就本問題，于英王與政府之間，似乎發

見有可妥協之處，所以特爲奔走。

愛德華八世，等到會議完畢，曾留辛夫人一個人在離宮裏，自己就到馬魯波兒好士宮中謁見皇太后。未幾，英王的弟弟約克公爵亞爾巴德，格羅塞斯特公爵亨利，和坎特公爵喬治三位，都先後來臨，就和皇太后一齊午餐，將這個問題提出作重要的商酌。

對本問題最爲痛心的，自然是皇太后。太后因爲辛夫人是曾經離婚的婦人，所以極端的厭惡。英王室家事的顧問康德別里大僧正，太后從前曾經特意召他來商量。大僧正就爲此晉謁英王，請王仰體太后的意思，不要引起不幸的結果。對於親密的朋友，還得再加考慮。同時大僧正又會見辛夫人，親口勸道：如果使英王與國民之間發生不愉快的結果，當爲夫人所不取。自從大僧正向雙方疊進忠告以後，似乎形勢漸趨良好，太后也非常欣喜。所以去年十一月初間，太后曾召辛夫人到馬魯波兒好士宮中賜過餐，特加優待，不料到了現在，問題反而愈鬧愈厲害，竟至牽動愛德華八世的王位，慈愛的太后，怎得不更加心痛呢？

當天的午餐席上，英王表示意見說過：英吉利的王室結婚法，並沒有禁止國王不許與平民或寡婦等結婚的明文。所以主張與辛夫人結婚，也不是什麼違法的行動。

太后聽見英王這樣表示，仍舊極力勸導說：做帝王的，應以國家爲重，現在爲英帝國的福利起見，非極端犧牲自己不可。並且約克公爵與格洛塞斯特公爵，也是幫助太后規勸，請英王從速將辛夫人割愛，以求保全大局。在這個時候，能夠向英王表同情的，祇有他的小弟弟坎特公爵喬治一人，坎特公爵說：「那怕是皇帝，也沒有阻止人不得與所喜歡的婦人結婚的理由。」這種自由主義的見解，雖然可以助英王的聲勢，但是此外英王的同志，實無第二人。如滿朝的大臣以及宮廷裏的隨從，無一不是請王與辛夫人早點斷絕關係的，英王簡直是陷於孤立無援之境了。

英王於是滿面愁容，卽由馬魯波兒好士宮中退出，前往畢魯維笛亞離宮辛夫人所居之處。然而唐寧街的首相公署，這一天，從早晨起，許多高官貴爵，往來很繁。辛夫人的問題，到了今天，可以說是緊張達到極點。公署牆外靜候消息的市民，與前一天一樣，愈集愈多，晚上刺骨的寒風，也不能將他們驅走一個。偶然有一個賣報紙號外的來，無論他帶來多少，都是一掃而空。如「泰晤士」「每日電報」等所有的報紙，都把英王與辛夫人的戀愛綺譚，暴露無餘。對愛德華八世，也開始作猛烈的總攻擊。報上又發表內務府的官吏數人，因爲與王的意見疎隔，突然辭職。從這一天起，國民之間，推想英王將不免退位的氣勢，漸次濃厚起來了。

五 法西斯黨員的盲動與國民的反感

十二月四日——

愛德華八世，因為國民的輿論，多不趨向他的形勢漸次明顯。他行將退位的推測，也差不多成了確定的事實。

自從本問題發生以來，一部分的法西分子，活動頗為熱烈。英國法西斯黨的首領摩斯烈，曾經主張辛夫人的問題，應該由英吉利本國及各自治邦全體人民投票公決。這種主張，無異於否定英國的憲法，一般國民並不為他所動，但是摩斯烈更向上下院議員猛烈運動，聯絡一部分的保守黨黨員，想趁此時機，推翻內閣。法西斯黨員，欲乘國家多事之際，攫奪政權。徒然喪失國民的同情，引起許多反感。所以他們第二種的要求，完全失敗。

然而到了十二月四日，他們又有第三種舉動，那天早晨，數百個法西斯黨員，擲起大小旗子，在倫敦市上遊行。旗上寫道：「我們擁戴國王，」「願上帝由鮑爾溫的手中救出國王！」他們到了白金漢宮之前，就高唱國歌，鬧了一陣。乘勢又到首相公署高呼道：「鮑爾溫和布蘭德主教，都不是英吉

「利國民所必要的！」「我們國民所必要的，就是愛德華陛下！」並且對許多出入公署的高官，肆口謾罵。經過十餘分鐘之後，馬巡隊趕來維持秩序，大多數的法西斯黨員，都先行奔逃。只有少數來不及逃的，與馬巡隊略為抵抗，也就一起都被押禁起來了。

要之，法西斯黨員這種胡鬧，反而在國民之間，煽動反對國王的情緒。與愛德華八世，不過增加一些不利的空氣罷了，此外一無結果。

英國國民，近來對國王不利的空氣所以增高的一部分原因的確由於厭惡辛浦森夫人而起。以前，國王有時攜着辛夫人的手，出入法律所禁止的夜總會的時候，國民尙且沒有什麼反感。在路上看見國王的姿容，一般羣衆，莫不熱狂的拍手，表示歡迎。然而愛德華八世與辛夫人的交遊，並不以此爲止境，更要公然的結婚。而這個結婚問題，又引起了與政府的爭論，國民方始皺眉頭。認爲國王確有過分之處。於是公然反對的氣勢，漸次高長，將以前愛戴國王的一番誠意，都已喪失無餘。而法西斯黨的胡鬧，更足以煽動國民對這個大問題的厭惡。

六 巴爾起摩亞的美女

英吉利國民，所以對辛浦森夫人生厭惡的緣故。因為她半生的歷史，實在與英國紳士們的常識不能相容，這也是當然的結果。

這位巴爾起摩亞的美女，美國人自然是愛她。然而英國人却見她有點皺眉頭。

現在略將英國報紙調查得來的辛夫人半生歷史，簡單的記述如下：

辛夫人的祖父，從前在美國巴爾起摩亞鄉間種植煙葉，是一個熱烈的人道主義者，當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他極贊成解放黑人，廢除奴隸制度。因此毅然從軍，後來就將性命犧牲掉，他的家業，因為他以身殉主義，也就破產了。

他的兒子，即辛夫人的父親，遠不及上代，是一個意志薄弱的青年。而且身體多病，向來沒有職業，全靠親戚的幫助，勉強維持生活。到了一八九六年，因為肺病不治而死。與他結婚甫經一年的妻，在他死後兩個月，生了一個遺腹女。這個女孩，就是後來的辛浦森夫人。

辛夫人的母親，自從丈夫死後，依賴母家的幫助，暫免飢寒。不久，就在巴爾起摩亞市的僻靜地方，開了一家廉價的小旅館。這裏的旅客，都是一班窮人。但是巴爾起摩亞市民主黨的首領，在政界既有地位，他本人又有家財，他的兒子約翰，可以說是一位花花公子，竟不惜迂尊降貴跑到這所小

旅館裏來住，因為約翰從前一直就愛辛夫人的母親之故。

約翰雖然是有地位有財產的公子，不過他的眼睛很小，身體肥得像豬一樣，是一個極醜的男子。因為他對辛夫人的母親求婚很是熱烈，這位寡婦女主人，後來也就決定和他再婚。取其擁有財產，為自己和女兒的將來打算，自然這是上策。所以於一九〇八年，帶了十三歲的女兒，就嫁給那個醜男子約翰了。

僅僅過了兩年，新婚的丈夫約翰又死了，辛夫人的母親，又重做寡婦。但是她現在得到很豐富的遺產，那間小旅館，自然無須再開了。而且辛夫人所以能夠在女學校畢業，後來所以能夠在交際場裏發揮她的手腕，都是約翰留下來一筆遺產之賜。

辛夫人從小生長在這種複雜的環境中，所以是相當的早熟，她對男子的初戀，也比別個小姑娘來得早。

辛夫人的母親，原來是出身舊家，她在巴爾起摩亞開設小旅館的貧困時代，仍舊不能忘記從前的家世。雖百般張羅，勉強籌畫，也要把女兒送到巴爾起摩亞富家女子受教育的學校裏讀書。做母親的這種虛榮心，却使不幸的女兒非常不愉快。因為同學們都是富豪的女兒，一切舉止行動，服

飾玩好，在在引起羨慕，自不必說。辛夫人年幼時，也同她的母親一樣，極好華美，加之她是早熟，所以平日在校，無論什麼，都受到相當的影響。總覺得自己所住的，是污穢的小旅館；所穿的，也是破舊的衣服；而自己的容貌又不如人；像這樣地無一件事不是使她痛苦。因此她常覺得同學都在嘲笑她，都在譏諷她。

然而聰明好勝的小姑娘，決不甘心示弱，於是便想得一種方法，可以勝過衆多的學友。她向來專在服裝上肯費心思，現在就從適合個性，考究式樣兩項做起。至于材料的精粗，或價值的貴賤，都在其次。一直到現在，她的衣服，擅於獨出心裁，歐美交際界稱她有超羣出衆的修養，實在是由少女時代磨鍊成功的。

她除了髮色淡黑，身材窈窕之外，實無足取。況且她的眼光太強，口脣太緊，眉毛太濃，鼻子太大，這些地方，都不能使男性得到好的印象。然而她能夠自知自己容貌的缺點，極力學活潑，學嬌豔，又以巧妙的表情，來補救一切缺點。

此外，她最爲努力學習的，便是「交際術」，譬如招待的殷勤，譚風的雄健，口齒的流麗，思想的敏捷，無論什麼時候，決不會使對手覺得寂寞。所謂「善於說，善於聽的談話術」，可以說是升堂入

室了，加之她又擅長跳舞，——後來她竟是成了跳舞的名家。

以一個貧寒的旅館女兒，經過種種練習之後，於是驟增她的豔麗。自從女學生時代起，就使周圍的男性，拜倒石榴裙下。而一班富有金錢的同學，更是羨慕不已。

和她最初發生戀愛關係的男性，是她的表兄亨利與親戚喬治兩人。不久又有一個叫做沃斯巴安的青年，和她異常親密，甚至於覓地幽會，後來就互以結婚相約。

但是她自從學校畢業踏入交際界裏，並且得到交際花的雅號以後，便和沃斯巴安突然冷淡。因為新近引起她的興味的，又有海軍大尉斯賓塞之故，斯賓塞大尉，是芝加哥富戶的兒子，這種人物，正合野心姑娘的希望，所以她倆相識不久，就發表結婚。當時沃斯巴安正從軍開拔到墨西哥，聽到這個消息，是要怎樣的失望，自不難推測的了。

她和斯賓塞大尉的結婚生活，前後繼續約十一年，然在最後的時期中，她完全與丈夫分居。因為她過於熱中交際，夫婦之間，遂發生隔閡。

她與丈夫分居的時期，仍舊忙在交際，當時與她特別親近的，就是造船公司董事的兒子辛浦森和辛浦森的夫人（辛浦森的前妻）。她常常到華盛頓他們家裏去訪問，不料彼此往來之間，她

和辛浦森的關係，反而比和辛夫人的關係還要親密。到了一九二六年，她與丈夫斯賓塞大尉正式離婚，而辛浦森也與他的前妻離婚，她於是就與辛浦森重新結合，同在倫敦舉行極盛的婚禮。她自從這個時候起，纔得到辛浦森夫人的稱呼。

於是她同辛浦森氏快樂的新婚生活，就在布萊安尼斯頓開始了，然而她生性好動，決不甘於爲家庭米鹽瑣屑束縛了她的自由，所以不多時，她仍舊沈湎在交際生活之中。並且新夫婿資產富裕，足供揮霍，凡在倫敦的王侯卿相，貴婦淑女，無不廣事交游。她的交際手腕，固然可以愈加發揮，就是倫敦交際界裏，也推崇她爲女王。

和辛夫人情誼最密的女友，要推法列士子爵夫人了。法夫人在倫敦交際場中，也是素有聲望，並爲王太子的膩友。她後來就因法夫人的薦引，纔能和當時的王太子，以後的愛德華八世接近，前面早已說過了。

要之，她的簡單經歷，既然是如此，在英吉利紳士的眼中，總不免認爲不是高尙的女性，其中原由，自易瞭解。英吉利國民，在一六四九年，爲國家的名譽與利益起見，曾將查爾斯一世判罪。他們之子孫，現在的英國人，「爲英國的名譽及利益起見，雖是國王，亦不能夠置諸不論。」因此辛夫人要

想正式做英王的配偶，無論如何，是英國國民所不能忍受的。然而愛德華八世，却要貫徹自己的主張。於是國民的態度趨於強硬，那是英國國民性自然的結果。

七 辛夫人忽忽離倫敦

十二月四日晚上——

辛夫人，靜悄悄地由倫敦郊外的畢魯維笛亞離宮出發，據說是往紐赫溫。不曉得從那裏把這個消息傳到倫敦市民的耳朵裏，於是大家都來探聽，不久就證實確有其事。

一般的新聞記者，自然早已料到必有這一着，所以在紐赫溫恭候已久。果然發見穿栗殼色禮服，戴同樣顏色帽子的辛夫人，有兩個男子護衛着，極力避免旁人注意，正想搭乘英法海峽聯絡船往法國去。

那一天，正是法西斯黨員胡鬧，使形勢愈加惡化的時期。辛夫人除了避居國外，別無良策。在這個時候，英王也非同意不可。

聯絡船行駛至海峽的中心，遇着大北風，波浪既高，更覺得寒冷刺骨。

午前的二時五分，聯絡船到了法國境地的低培。這裏也有新聞記者靜待着，辛夫人在許多人好奇的眼中，容易坐上汽車。等她所坐的大號汽車開駛，各報館的汽車，不知多少都排成長列追蹤而來。車前的燈火，照耀着飛舞的塵砂，摩脫發動的聲音，驚破了深夜的岑寂。

辛夫人的汽車，於午前三時半行抵塞納河畔盧昂市，就停在波斯特旅館的大門前。過了一分鐘，這家旅館，便告客滿。因為趕來探訪新開的記者，都爭相住宿在這裏，旅館裏更是喧囂通夜。

五日晝間，辛夫人的汽車，又從盧昂出發，途中至愛越爾停車晝餐。這個時候，許多新聞記者，都想趨候夫人，和她談話，終久被她的男護衛用盡方法所阻止。飯後，夫人又乘汽車直放巴黎，漸次走到離巴黎五十七公里叫做曼特的地方，一般追蹤前來的新聞記者，都確定夫人的目的地，一定是巴黎無疑，因為夫人的好友曼多爾夫人，有邸第在巴黎，夫人此次大約總是到曼多爾夫人家裏去的，或者於四五天之間，先往凡爾賽，在曼多爾夫人的別墅裏略為盤桓，也未可知……於是他們的緊張氣勢，驟然鬆懈了。過了一會，夫人的汽車與他們的汽車慢慢地距離得遠起來了。到後來，夫人的汽車，突然開足馬力，宛如脫兔一般，急向路旁的森林中逃得不知去向。

巴黎各報館，派人在飛機場各車站駐守，靜候辛夫人降臨。但是在曼特受各記者包圍的夫人，

竟毫無消息。大家推測，夫人大約是到法國南部的亞爾加西容，或比亞利茲，或剛德去的，預備在那裏與犧牲王位的愛德華八世相會。這種風說，立刻傳遍了巴黎和倫敦。

八 這個時候笑得出嗎？

距離巴黎五十七公里的地點，由新聞記者團的重圍中逃出來的辛夫人，當夜走到沃爾列安南方的普魯阿，投宿法蘭西旅館，又爲報館裏的訪員所發見。

夫人想避除煩囂，於次日天尙未明，就及早乘汽車秘密地由普魯阿動身。那知新聞記者團通宵駐守，仍舊被他們覺察。

夫人的目的地，果然是剛德。

剛德，是法國南海岸風光明媚的常春國，世界之中，最爲奢侈的避寒地。辛夫人的友人羅傑士，有別墅在此地，所以暫行卜居於此。別墅中，碧草如茵，百花競豔，俯視地中海，蒼波千頃，渺無涯際，仰望長空，也是澄清如水，風景之美，無以復加。

不過夫人到了羅傑士別墅，不能外出一步。因爲新聞記者，時事影片攝影師等約數百人，都想

得着會見的機會，終日在別墅的周圍徘徊着。而別墅門口，由倫敦警察廳派便衣偵探二人，與法國的憲兵二人共同守衛，拒絕新聞記者等入內。但是記者們也不甘示弱，決意作持久戰，到了晚上，竟焚篝火，以待天明。

第二天早晨，別墅的主人羅傑士，被記者團找到了。據他說：

「辛夫人因為兩天的汽車旅行，很覺得疲勞，非經過相當時期的休息，俾精神恢復，總之難得會見。」

但是約在中午時刻，別墅的窗上，映着夫人俯瞰地中海，作沈思默想的姿容，足證羅氏的談話不確。並且昨夜及今朝，夫人用長途電話和住在倫敦郊外畢魯維笛亞離宮中的愛德華八世，作長時間的談話，新聞記者們都是深知的了。

辛夫人與新聞記者，像這樣相持到十二月七日。

這天早晨，辛夫人向倫敦打了好幾次的長途電話，和英王有什麼事在商酌，一般新聞記者，知道以後，頗為緊張。

午後，辛夫人得英王的許可，率同侍從布納雲羅接見新聞記者團。布納雲羅對擁擠前來的記

者們說，今晚八時，在馬遮斯鐵克旅館，發表夫人的聲明書。這個時候以前，任何事項，務請不必發問。當時夫人立在那裏，一點笑容也沒有，好像石膏像一樣。報館裏的攝影員，舉起鏡頭，都在大活動。內中有個攝影員向夫人請求道：

「可不可以請夫人帶點笑容？」夫人不高興地回答道：

「這樣的時候，可以笑得出嗎？」說完了這句話，也就走了。布納雲羅再對大眾說道：「諸位！可以放心了吧！請不要再囉唆了，只要諸位不過於囉唆，夫人或者可以久住在此，大約一直住到耶穌聖誕節也未可知。再則夫人身體很是康健，決沒有要請醫生診察的事實，外間所說夫人患病，那完全是一種反宣傳呵！」一面說着，一面就護衛着夫人回到別墅裏邊去了。

午後八時，布納雲羅按照他所約，在馬遮斯鐵克旅館，當着各國新聞記者之面，將辛夫人的聲明書，一面手執眼鏡，一面朗讀道：

「過去數週之間，總想避免有損傷英王自身乃至王位之行動或提案。即到現在，我的態度也絲毫沒有變更。事態誠屬不幸，令人難堪。當此之時，如果我引身而退，即能將此問題解決；那末，我是立刻可以引退的。」

午後九時，辛夫人的顧問郭達脫律師，偕同倫敦夏諾德皇后產科醫院院長，卡克烏德博士，坐汽車到了剛德，立刻就往辛夫人所住羅傑士的別墅。

愛德華八世賜夫人的快艇「列第安」也開到剛德。而且準備長途航海起見，已經載食糧及煤炭，又升了火，好像待機即發的樣子。

於是，又有許多流言發生，包圍羅傑士別墅的記者團，從新又表現緊張狀態。

九 英王最後的決定

辛浦森夫人的聲明書，同時也在倫敦發表。所得的結果，並沒有像英王與辛夫人所期待的那樣好。

夫人從倫敦逃避出來，大家對她的印象便不見佳。此番她的聲明，大家也看作是出于緩和國民感情的窮策。但是國民的感情，並不易于調和，因為他們從報紙上所盡情披露的記載，已經詳細知道這裏面的工作。所以特地發出的聲明書，各方面對它都極冷淡。

先從宮廷一面來說，他們抱一種輕視的態度。以為「辛夫人的聲明書，完全是單方的聲明，並

沒有得到英王的決斷。因此眼前的危機，絲毫沒有消除。」

政府也與宮廷有相同的見解。不但是如此，而且對夫人的聲明書，加以諷刺。說道：「假定那是夫人心境中毫無虛偽的告白，反而有使真愛夫人的英王，陷入失意絕望的深淵之憂。今後或者又將發生可慮的事故吧？」

又如代表新聞界的「每日電報」所載社評說道：「就戲劇來說，心境劇，是調子遲緩的。愛德華陛下，目下和他血戰的對手，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國民，實在是陛下自己的理性。所謂山中之賊易破，心中之賊難破。無論何人，總要經驗一次的。陛下的煩悶，唯有時間能夠解決。為辛夫人計，無須那種猶豫不決的聲明，而希望她能夠毅然引退。」完全將夫人的聲明書不值一顧，這實在是各報紙的共同意見，也就是國民的全體意見。

現在勝負已經決定了！君主一面已經用盡方法，這個問題，始於君主與政府的對立，雙方都決意一戰，遂有正面衝突。然而所經戰況，徹頭徹尾地君主實屬不利，於是政府轉取攻勢，並獲得自治聯邦主腦及議會中反對黨首領等充足的援助，認為有關國家的體面，追究愈切。即不問是否與辛夫人結婚，總之懇請愛德華八世的退位，則為決定之方針。

保守黨是政府的與黨，自不必說。就是勞動黨和自由黨的議員們，鑒於問題之重大，均趁週末餘暇，各到選舉區去旅行，探查一般輿論。無論在什麼地方，幫助政府的輿論，竟占絕對的多數。議會裏面，也是對政府的方針表示同意的居多數。

八日——

愛德華八世，終日深居畢魯維笛亞離宮中，僅用長途電話和住在剛德的辛夫人有所商酌。到了午後一時，特召唯一和他同情的弟弟坎特公爵入宮。當日，坎特公爵本來預定邀請南斯拉夫攝政波爾親王午餐，因此祇得改期，遂匆促趕到畢魯維笛亞離宮來。

隨後，孔華爾公爵領地的最高顧問律師華爾塔·孟克通博士，亦入宮伺候。午後五時，首相鮑爾溫，偕同約克公爵的秘書耶里克·西維爾爵士，也應召前來。至六時三十五分，約克公爵乘汽車自側門入離宮，車窗均用帘子遮蔽着。

於是自午後七時起，以愛德華八世爲中心，一同聚餐。前後經過三小時，作重要的會議。

午後十時，會議完畢，鮑爾溫首相先行退出。其餘各人，尙與英王繼續籌商。至十一時，約克公爵告辭。五分鐘之後，坎特公爵亦即歸去。離宮窗上的燈光，逐一都熄滅了。

愛德華八世退位，已經有最後的決定了！

一〇 何日復歸故國？

英遜王愛德華八世，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午后十一時一分，對國民致悲痛的訣別演說，廣播全國。在演說數分鐘之前，王由畢魯維笛亞別邸乘車到溫德莎城，阿腦沙特以愛德華親王的名義，向衆介紹。親王乃以穩靜的口調，對衆發言道：

「我現在終究能夠說我自己所要說的話了。我無論什麼事，本不願守祕密，只因為憲法上的關係所限制，一直到今日，不能自由發言。我在數小時之前，已經卸去王及皇帝的義務，由我的二弟約克公爵繼承，我首先所想說的話，就是我对新帝陛下，衷心誓表忠誠。至於我之不得已而退位的經過，諸君已經熟知，不必贅述。我雖決意退位，我自從做王太子以及做皇帝二十五年以來敬事的國家以及帝國，決不能忘。還望諸君諒解，我以為若果沒有我所愛的婦人的幫助，終究不能如自己的希望，負擔皇帝的重責，完成它的義務，這是我的心事，務必要請諸君信任的。此番決意退位，完全出於我自己的意思，希望諸君知道，我是我自己的判斷者。我的近親輩，在最後的瞬間，

還是勸我改變主張，但是我爲衆人起見，心中惟希望終究能得最善的結果，所以纔下生平最重大的決斷。我弟約克公爵，從事公務多年，已有經驗，而且他的天稟亦佳，我雖退位，立即可以由他繼承，與帝國的生命和進步，確信毫無妨礙，所以我決定辦法時，並不覺得怎樣艱難。約克公爵，與諸君大多數的人相同，有妻有子，處幸福的而非我所能有之家庭，享受無與比類的祝福。我在已往數日之苦惱中，蒙王太后瑪麗陛下，以及家族各位的慰藉。而閣僚尤其是鮑爾溫首相，常以深謀遠慮匡助我，使我與閣僚，乃至我與議會之間，絕對沒有憲法上之意見差異。我是自幼在我父親膝下於憲政的傳統裏所長成，這種意見的差異，決不許其發生。我從以前做王太子時起，一直到即位以後，無論住在國內何處，或者到什麼地方去旅行，都受到所有階級人們的最大親切。這一點，就是我所感謝不盡的。我現在解去公務，卸去重責，暫時之間，我將不歸故國，漫遊於外。然而英國國民之幸福，我仍舊極其關心，將來以個人資格，苟有益於新帝陛下，我必定爲新帝盡瘁。現在我們一致擁戴新帝陛下，我對陛下及全國國民，衷心祈禱幸福與繁榮，願神降福諸君，皇帝陛下，更蒙神的恩惠。」

殿下的演說，清談娓娓，一氣貫注。最後乃以「上帝其佑吾王」一語結束時，殿下的聲音，特爲宏亮，

而聽衆所感受，尤爲深刻。

這一天，正是愛德華殿下住在英國的最後一天，畢魯維笛亞別邸中，一早就有坎特公爵以下許多客人來訪，夜間又在溫德莎城開晚餐會，與王太后、新帝新后、及王弟二人惜別。餐後，愛德華殿下先回別邸，再乘車至溫德莎，遂對衆擴音演說。等到十時二十分，又離開溫德莎。

到了夜半，殿下即由畢魯維笛亞別邸出發，隨從人等，一共分乘三輛汽車，深夜在倫敦街市上疾駛而去。至十二日午前零時二十分，到了樸資茅斯造船所，就在所內海軍司令官費夏提督官署前停車。

殿下下車之後，即與到場歡迎的費夏提督，及造船所中人員逐一握手。由汽車載來隨身攜帶的行李，都親自看見裝載烏魯夫好特驅逐艦之中。並與大衆很瀟灑的敘談，三十分鐘以後，殿下就乘坐海軍部的快艇，因查恩特列斯，預備出發。侍從殿下的人，祇有親近者三人。

午前一點五十分，殿下的快艇啓行，烏魯夫好特驅逐艦緊隨在後，擔任警衛之責。樸資茅斯海港裏，又有英國著名的軍艦奈爾遜及列普秋兩艘，繼續航行海上，以便護送。

王太后瑪麗，自從問題發生以來，至爲煩悶，深居馬魯波兒好士宮中，雖公式的聚會，也一致謝

絕，僅以女紅等解悶。現在問題既經解決，纔在十一日夜間發表「告英帝國國民」的聲明書，它的內容如下：

「當這個不安的時候，大衆對我深厚的同情，實深感荷。回憶先帝逝世，痛遭大故時，曾蒙諸位賜以同情。今未隔一年，又承大衆不棄，予以諸多援助，現在謹向諸位衷心表示謝忱。我可愛的兒子，將他所負的重任驟然脫卸，認爲是他自己的義務，而我做母親的胸中，是如何悲嘆，自然是沒有申述的必要。當我的愛子決定他的行動之前，經過多少煩惱，想必爲諸君所熟知。他長年爲自己的國家起見，以何等的熱誠努力求貢獻，既爲諸君充分記憶，此後諸君之心中，想必常久也以感謝之念記憶我兒。我完全處於突然而且極悲痛情形之下，將繼承王位的次子，介紹於諸君，諸君當年對我親愛的丈夫，已竭盡忠誠；後來愛德華繼承大統，依然對他忠誠無間；現今的新帝，仍望諸君對他效忠。此番的事件，唯其發生，反而使全國民的忠誠與國土的結合，賴神的恩惠，維持得愈爲強固，這是我所祈禱的。神的恩惠，是豐富地是不絕地指導諸君趨於光明幸福的大道！」

一一 遜王與辛夫人的生活

一般新聞記者所宣傳：「人類有戀愛史以來最大事件」的女主人辛浦森夫人，本年在剛德迎接四十三歲的春光。

那些包圍夫人所居羅傑士別墅的新聞記者，自從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愛德華八世決定遜位以後，就一個一個地逐漸減少，到了現在，連影子都看不見了。法蘭西人本是好奇，又富於健忘症，他們的精神，在一時之間，完全集中於此。然而現在，他們又熱中西班牙的問題。辛夫人的存在，已經幾乎忘記了。

一面由社會的好奇心中漸次解放的辛夫人，每天每天，都是以相同的日課，——寂寞的生活在反覆着。

她唯一的工作，就是將每天收到的英美法意四國的報紙，仔細地閱讀。此外就靜悄悄地屋內生活，偶然高興的時候，便走到廣大庭園中橘樹之間去散步，或者戲弄兩頭獵犬，藉以解悶。有時也駕駛新式的車子，沿着海邊往來急馳。

爲了她棄王位如敝屣的愛德華八世，現在以平民之身，號稱溫德莎先生，靜居多腦河畔以華爾茲舞著名的維也納。今年是他誕生以來最自由的第一年。

當他退位的時候，英國文豪蕭伯納說道：

「王之退位，並沒有和辛浦森夫人結婚的意思存在，祇因厭倦他自己的工作之故。」

蕭伯納的議論，確實是不錯的，愛德華八世，原來就不重視王位，此番與政府的紛爭，無寧是出于近侍者的牽掣，並不是王的本意。所以現在英吉利的國民，與最寵愛遜王的生母——王太后瑪麗陛下，都禱祝遜王以平民之身，安享幸福的結婚生活。

一一一 愛德華八世遜位的原因

英王愛德華八世，因為要和辛浦森夫人結婚，竟不惜敝屣尊榮，毅然遜位，世人不察，往往批評他是「不愛江山愛美人。」其實愛德華八世之所以出此，乃為免除英國立憲之危機，為英吉利前途設想，實在是造福無量。

然而英王是一國的元首，尊崇無比，為什麼他個人的婚姻，還不能夠自主？未免太不合理。要知道英國王室的婚制，向來是極不自由的，從愛德華八世的高曾祖喬治第三以來，王子的婚姻，向例由父母主持，勉強配合，每成怨偶。況且照習慣上，英王祇可以與異國的公主，或國內的貴族女子結

婚，這是爲保持王家貴胄血統的聖潔之故。又從法律的規定來說，如一七七二年，國會制定的王家結婚法，規定王世子未滿二十五歲時的婚事，例須國王裁可，如果與平民結合，就稱作貴賤聯姻，婚配者不得享受王妃的尊崇待遇，所生的子女，也沒有承襲王位的權利。現在愛德華以一身兼爲國王與家長，年紀又在四十歲以上，自然不受一七七二年的法律所限制，但是仍舊得不着自由，依然要受內閣的阻撓，這是什麼緣故呢？

因爲內閣首相，乃英王憲法上的顧問，英國有一種不成文法，叫做「君主無過。過在內閣。」就是說國王不會有過失的。如果有過，這種過失，非由內閣所造成，就是因爲內閣未曾向國王勸阻，國人唯有向內閣是問。此番鮑爾溫首相不得不向愛德華盡力勸阻他與辛夫人結婚的緣故，即在這裏。

從英國社會習慣說，英王夫婦，乃英國社會的領袖，也是全國道德的表率，況且王后母儀天下，影響國民至爲重大。再從政治關係說，王位並非神授，是由人民擁戴而立，王的子女，又爲將來的嗣君，所以選擇王后，宜乎慎而又慎，不可草率。加之，英王是維繫全國的樞紐，使各殖民地臣服效忠的鎖鑰，立后不但是爲個人擇妻，也就是爲全國擇后，又擇將來的主上。而英國人民所祈求的王后，不

必系出名門貴胄，然須家世清白。今次反對辛浦森夫人做王后的原因，既不是鄙薄她是平民，也不因爲她是美國籍而排斥，實在因爲她是兩經離婚的主動者，並且她的兩位前夫，又都健在，所以辛夫人的爲人，已經可以推知的了。而最近更因愛德華八世與她熱戀，致促成她與本夫離異，這種結果，非但不是羅曼斯，乃是一種醜事，所以英國國民認定她無婦德可言，她怎能母儀天下呢？

愛德華八世，因爲王位與情侶，兩者不可得兼，事處兩難。然而他果想戀位，不妨行使特權，罷免內閣，或者不採納其忠言，迫令辭職，另召勞動黨亞多里組閣，都可以一試。然而亞多里宣言，既不願在此時出任艱鉅，勞動黨在下院的勢力薄弱，也不足以組閣，所以罷免內閣，或者強迫其辭職的辦法，都行不通。但是愛德華八世，苟其堅持到底，還可以引用第二種特權，即解散國會，重行選舉，以覘民意的趨向。然而這種辦法，幸而未行，因爲無論如何，皆是不利的。如果反對票佔多數，則英王不啻由國民所廢立，王室尊嚴，可謂掃地，而共和運動，恐不免就要隨之而起，倘若擁護君主的情緒濃厚，也不過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一般野心政客，勢必因緣時會，藉此向政治舞台謀發展，則英吉利或將趨於獨裁，勢必把立憲政治根本推翻，前途更是不堪設想。愛德華八世，以一國的前途爲重，毅然犧牲自己的尊榮，逕行遜位，這是足以稱道不置的。

辛夫人的生平

一 嬌豔的百合花

現今世界上的一個最有名的女性——她既不是社會運動的指導者，也不是甚麼小說家，慈善家，醫學界的權威，科學家，或電影明星。

她的名字，在幾個月前還是少人注意的，現在却已轟動了全世界的耳目。

她是我們這時代中一樁最大「羅曼斯」的中心人物，是現代史中最可令人驚異的事件的女主角。而且這位驚動了全世界的女人，是最有名而又最爲世人所不能明瞭的人物。

不用說，她就是幾至可以戴上了英帝國王后的寶冠的一個美國女人——辛浦森夫人。自有歷史以來，未嘗有過這樣的一段「羅曼斯」，從未見過有能夠向時代投下這樣赫赫光

彩的女性。

辛浦森夫人在星期日曾赴白金漢宮的茶會——星期一她會乘汽車赴市場購物——她對公爵夫人曾說過了這樣的話——她穿的一件銀狐的皮大衣，價值五萬鎊——她每朝收到十二打的紅薔薇——等等。大家都在談論着她的一舉一動，陶醉着她的一切。不論英、美、中、日，全世界的老幼男女，都無不在傳報着她每日的衣、食、住、行。

人們對她那種裹在神祕的雲霧中的青春時代，投射着羨慕的視線；而對她光輝的未來，展開了美麗的幻夢。

這位將要坐上英帝國王后寶座的美國女人！

★

★

★

★

她的生命的朝陽，最初發現於前世紀末的巴爾起摩亞。

當一八九六年六月十七日，在巴爾起摩亞呱呱墮地的她，承襲着父親狄克爾·華麗斯·華斐爾特的姓名，命名華麗斯，接着更沿用了伯母布基亞娜·麥麗曼夫人的名字，而取了一個教名別施。

她的父親在她尚未誕生的幾個星期之前已經去世。因為患了肺病，由他的夫人阿麗思陪伴着在布魯力地薩密特療養，但終至藥石無效，而與世長辭了。

他們這對愛情彌篤的青年夫婦，到現在巴爾起摩亞的人們還能記憶不忘。他們的結婚，是青春熱烈的戀愛的結果。生在維基尼亞素稱美人的阿麗思，原有很多富裕的人們向她求婚。但是她却不為黃金所誘惑，而選定了這位名門出身的英俊青年——雖然他並沒有多大的財產——來做自己的東床快婿。然而他的性情確是溫和，堪稱佳偶，可惜好夢不長，他們結婚不久，他竟在困頓的境遇中，做了不歸之客。

他本來極想養育一個男孩子。但是不知道是幸呢？還是不幸？在他死後幾星期生出來的却是一位千金小姐，不過阿麗思却快樂地抱起這個遺腹兒微笑着說道：「雖然是一個女孩子，也還是沿用了她父親的名字，就叫做華麗斯吧。」於是這位黑髮碧眼的少女，就稟承了她父親的容貌，和她母親優雅的舉動和機智長大了起來。

現在華麗斯·辛浦森夫人的一舉手一投足，都成了全世界注視之的，她的相片登遍了全世界的報章雜誌，但是假如她本人突然出現在附近的路上時，恐怕也沒有人會注意到她吧！

她的身材亭亭玉立，外觀像是很高大，其實也不盡然，身長只不過是五呎四吋。

她面貌的特徵，就是一般藝術家所絕口稱讚的一副高頰骨。前額寬大而極平整，濃厚的頭髮從正中分開兩邊，起着柔美的波紋流到後頭部，在那裏捲成了兩個圓環，互相交叉着。她雖不用甚麼首飾，但有時也偶而有一顆光亮的鑽石在漆黑的柔髮中閃耀着。

她的眼睛蔚藍如碧玉，皮膚略帶乳色而白軟，美麗的皓齒潔白如雪，櫻唇至爲豐潤。

她的鶯聲只要你聽過一次，就永遠不會忘記。她那種美麗的聲音，音調較低而略帶南方的腔調。

從小就認得她的狄拉博士曾說道：

「她的容貌各部分都極美好。但是綜合起來，却不能說是一位美人，她所給與人們的印象，是生氣勃勃的個性和慈善的溫情——這就比美麗更有力量了。」

還有一位她的摯友中最能了解她的女友說：

「華麗斯的最大特點，就是沈着，勇敢，和誠實。她總是那麼客氣沉靜，但是一旦她如果對你表示了溫情和愛慕的話，就和那種容易爲感情所動的人完全不同，而有真誠流露。我從沒有看見有

一個能夠像她那樣有知人之明的人。她雖然是一位極留心精細的人，可是却另有一種極自然的非常的魅力，她絕沒有想到說是擺什麼架子。」

我們都知道，華麗斯·辛浦森夫人是住在倫敦的利詹德公園的甘巴蘭路。建築這所邸第的地面，古來本是王室的禁地，在一百年前就租給民間使用了。

那真是最奇妙不過的因緣。她幼年時代的大部份，是在英國王室賜給她祖先的土地內消磨過去的。她的祖父母亨利·華斐爾特夫婦二人，都是在王室所賜的土地中生長的。

辛浦森夫人的父親華斐爾特誕生地麥利蘭的「白屋」也是王室賜給了他們一族的祖先。就是在一六六二年最初到美洲去的理查·華斐特的土地之一部分。

華麗斯·辛浦森夫人年少時，曾在那裏過了好幾個夏天的葛嶺莊園，也是由王室賜給了她。她的祖母亨利·華斐爾特夫人的地方。而亨利·華斐爾特夫人的娘家愛摩利家，是由巴爾起摩亞有名的舊家吉丁家分支出來的世家。

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當辛浦森夫人搬到利詹德公園甘巴蘭邸第的時候，周圍突然戒備森嚴，附近地皮的時價也即時高漲。而她每次想乘汽車赴市場購物，或到美容院去的時候，常常要避

免閑人們的包圍，就不能不用詭計來脫身。

她每天早上所收到的信件，堆積如山，其數目之驚人，絕非好萊塢的女明星們所收到由各地影迷寄來的信件，可以比擬。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當她得到了和阿涅斯特·辛浦森先生離婚成立的消息，美國全國的報紙將它發表出來的時候，都在第一版中用四號字登載，選舉大總統和西班牙內亂的新聞，反覺瞠乎其後。

報上時常暱稱她做「華麗」，但是她的朋友却從沒有這樣地稱呼過她。報上又說她對愛德華八世直呼他的名字大衛，但事實上也却不盡然。她總是稱他「殿下」或「陛下」的。

在倫敦辛浦森夫人的邸第舉行的晚餐會時，能夠僥倖獲得邀請的人們，實在很不容易忘記。這種晚餐會中的客人總是不多——大概約為十二人或十四人。她從來很少舉行過盛大的讌會的。

晚餐會中常蒙招待的幾位人物，就是幾年前還過着舞台生活的有名美人地亞娜·達芙·古柏夫人，和她的丈夫古柏陸軍部長，皇帝的表兄路易·孟特巴登公爵夫婦，前首相麥唐納，小說

家兼演說家奧斯甫特夫人，曼夫人，亞歷山大·烏爾高特，卡娜德夫人，德國大使李賓特洛布氏，沙薩蘭德公爵夫婦，芝加哥每日郵報特派員約翰·甘薩等人。

他們圍坐着一張裝飾華麗的餐桌，這時候最常用的碟子，都是辛浦森夫人的祖母亨利·華斐爾特夫人當年所用的一套桃紅色的碟子。自祖母逝世以來，這套桃紅色的碟子和大碗，就成了辛浦森夫人寶貴的所有物之一了。

進餐時由一個男僕和二個傭婦服侍。辛浦森夫人最喜歡的菜單，大概有下列的幾項：
燻鮭魚，蒸鱸，清肉湯，炸鵪鶉，南瓜，燒蘋果，生菜，奶油蛋糕，水菓，咖啡……

辛浦森夫人素來不愛喝湯，祇是稍試而已。她曾說：「湯真是無聊的東西。」但是進清肉湯的時候，却另用有蓋的小黑漆盆子盛出來。生菜是盛在蛾眉月形的水晶碟子裏。而無論甚麼時候，食後的點心總是做得極端的講究。

但是辛浦森夫人家裏晚餐會的趣味中心，並不是那種精美的菜蔬，也不是周到的招待，而是餐後的會話——是關於政治，讀書，藝術，運動，戲劇，或是當日發生的新聞等，都是活潑潑的極有趣味的談話。

辛浦森夫人自己既極會長談，她又常是十分注意傾聽着別人的談話。她就像磁石一樣，很能夠吸引着一般有思想有興趣的人們。她沒有假裝學者的高慢態度，無論對政治家、小說家、戲劇家、貴族、貴婦人等等，都是一樣地以沈着的態度來接待。

她總是熱心地和這些客人們談論，幾忘時間之遲早。她對於招待客人，以為晚餐會必分為兩種，而不可混合為一。一種是招待愛玩玩紙牌之類的客人的一，一種是招待只愛大家坐着談話的。

假如所招待的客人是愛玩紙牌的，那麼在餐後就大家打打「撲克」或是擲擲「骰子」。辛浦森夫人的撲克雖然玩得很好，但是却不熱心，祇是陪陪客的玩意而已。

她接待客人的客廳，雖然不十分華麗，但是裝飾却極優雅。而且總是將各種各色的鮮花佈置滿室。——火爐架上的水晶瓶裏，開遍了嬌豔的百合花和橙色的或淡綠色的蘭花。

她最愛花，而對於插花具有優秀的才能。她所最喜歡的花草，都是色彩嬌豔，種類奇特的。不過她雖愛花，但是身上却不喜帶花。祇有偶爾在豹皮外套上帶上一朵的素馨花而已。

鑽石、綠玉、紅寶石、綠玉石、青玉等等的寶石，帶在她的身上，很能夠顯出調和的美。當她穿着優雅的紫紅色夜會服，帶上了紅玉或鑽石的頸環和手鐲在跳舞會或交際會的大廳上出現的時候，

全部在場的男男女女都把視線集注在她一人的身上。

然而這位辛浦森夫人，當她年紀只有十六歲還在求學的時代，也曾紅着臉對校長承認她的床下藏有兩罐菓子醬，皮箱內也藏有一盒乳酪。

我們在這裏還要插上一段真實的故事。就是愛德華八世還未曾登極時和華麗斯·辛浦森會面時的故事。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夜，王族的人們齊集在白金漢宮裏朝見英王英后、瑪麗王后，身着淡青色的衣裳，頭上帶寶石冠，胸前掛着一個加答大勳章，頸上臂上都閃着寶石的光輝。海爾伍特伯爵夫人即王女瑪麗宮主也身着鑲蓋薇色絲邊的白緞子衣裳，通身帶着青玉和鑽石。喬治五世和王太子及各位王族，克羅斯塔侯爵和王叔康納特公爵，也都準時蒞臨。

廣大華麗的大廳上，充滿了金線閃爍和色彩燦爛的禮服，貴婦人們都着了華麗的夜會服，長裙曳地，髮上又插了傳統遺留下來的三根烏毛，罩上一副絲的面紗。穿着海軍、陸軍軍服的軍官，與美法、巴西、葡萄牙、智利、日本、蘇聯、保加利亞等各國的使臣和他們的夫人，這真是莊嚴燦爛極了。

舉行朝見典禮時，只有喬治五世高坐在寶座上，其餘的人們都是恭恭敬敬地侍立兩旁，站在王

太子身邊的康納特公爵輕輕地詢問王太子說：

「今晚有沒有甚麼有趣的節目？」

王太子却微笑地答道：

「聽說辛浦森夫人是一位很有魅力的美國婦人，今晚我倒想見一見她。」

那天夜裏在華涅斯夫人的夜會中，便有阿涅斯特·辛浦森夫婦列席。

第二天早上，當辛浦森的女用人下樓去拿報紙和信件的時候，門房即一本正經地對她說：

「昨晚家裏真是大放光明呵！」

「你說甚麼？是不是說的太太帽子上的那幾根白鳥毛？」

「白鳥毛？！你不知道昨晚辛浦森先生和太太是坐了王太子的車子回來的嗎？你不知道是

王太子親身送他們回來的嗎？」

二 華斐爾特的家世

一位着瀟灑白衣裳的少女，靜坐在鋪着毛氈的椅上。

短的腿膀尙踏不着地，懸在半空裏，垂肩的黑髮，由前額向後梳，繫了一條碧色的絲帶。這位少女瞪着碧藍色的眼睛在聽一位老人講故事。

「以後怎麼樣了？婆婆。」

亨利·華斐爾特夫人，把挺硬的黑衣裳磨擦作聲，將花邊疊好，放進了身邊的針線盒裏，說道：

「以後嗎，那班人就把祖父抓起跑。最初是抓到了馬克亨利城，後來又移到了曼羅城。」

「可是，祖父不害怕嗎？」

着黑綢衣的祖母，望了望孫女，突然地變了一種語調說：

「你的祖父是很勇敢的人。他相信自己所做的是正當的，而且他只要是相信他的行為是正當的，那他就連水火也不怕了。真的，那時候的世界真是可怕得很，誰都不能高枕安眠啊！一天到晚都是打仗。但我是相信你的祖父的，我天天爲你的祖父祈禱，而神明也始終保佑我們。」

少女的視線不覺移轉到懸在壁上的一副肖像上。這段故事她不知聽過了多少次，但是聽來聽去總是聽不厭。這故事很能夠使那畫像中的人物躍躍復生。那長鬚廣額的老人，雖然頗有幾分使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但却是一位很堂皇的人物。小華麗斯·華斐爾特從不曾看見過這人，因爲

在她尚未出世以前，他早就死去了。

她的祖母接着說道：

「還有很多的人是和你的祖父一起被抓去的。他們都是受人尊敬的人物。其中有市長喬治威廉·白朗，華盛頓國會議員羅斯·威南士，和湯姆士·荷爾先生，狄克爾·華麗斯先生……」

「我的爸爸！」

少女突然這樣地叫了一聲。

「不是的，這不是你的爸爸，他是另外一個人，你的爸爸和你的名字都是沿用了他的。這位狄克爾·華麗斯先生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從沒有看見有人像他那麼有學問的。他是一個法學家，曾任馬里爾大學的校長。你到圖書室裏去看看，那裏還有他著的書呢。他研究過西班牙的文學和語言，寫的書也是關於西班牙的。他和你的祖父曾經同在監牢裏坐了一年半之久。」

華麗斯·華斐爾特坐在巴爾起摩亞市蒲列斯頓街祖母家中的維多利亞式大廳裏，傾聽着祖父被捕而不願屈服的故事。

這是美國南北戰爭時代馬里蘭的典型故事。

亨利·華斐爾特素來是極關心社會問題的，在一八五九年即投身巴爾起摩亞的政治改革運動，擔任幹部的工作，卒使「不知黨」潰滅。

一八六一年南北戰爭勃發的時候，他被巴爾起摩亞的改革民主黨推為關於戰爭問題的委員，擔任着極重要的工作。

當時的最大問題，就是馬里蘭州應否仍為聯邦的一部分，或者分離出來。

卡羅來納，阿拉巴瑪，佐治亞，路易基安那，得克薩斯諸州都已加入了亞美利加聯邦，而維基尼亞，密西西必，田納西諸州也相繼入盟。馬里蘭州事態的嚴重，此時已達到了極點。

兩派互相地激論着，騷擾着。承襲了二百年來代代祖先俱為馬里蘭大地主的亨利·華斐爾特是贊成南部的意見的。

一八六一年九月十二日，他和巴爾起摩亞地方有重要地位的諸人，激烈力陳請求通過脫離聯邦法案，卒至為約翰·狄克斯將軍逮捕入獄。華斐爾特在獄中幽囚一年半後，政府提出條件，只須他立誓服從政府便可釋放他，然而他却拒絕了。

他的友人們迫着要求政府釋放他，於是政府當局和華斐爾特之間經過了不少次的折衝，不

過他依然不肯宣誓服從。在他的通信中曾有一節說：「我深信這次被捕是無理由的，所以我要求無條件的釋放。」他被監禁一年半之後，到底釋放了。他回到巴爾起摩亞，仍然是一個南部激烈的分子，但是在復興的時候，他不僅在實業界活動，而且在政治肅清運動中，也曾有赫赫的功績。

他創設了一家亨利華斐爾特公司，經營穀類的輸出。他是巴爾起摩亞商會最初的會員之一，曾經做過第一任的商會會長。同時他並兼任巴爾起摩亞俄亥俄鐵路的監督，而完成了很多的事業。

十九歲的時候，即由巴西遊行南美洲，後來又到各處旅行；他是美國人中第一個在澳洲設立了商行的人。那就是他在巴爾起摩亞開設的分店。據說他初次到澳洲去的時候，坐的還是帆船，所以費了八個月的時間纔能到達。

辛浦森夫人的祖父亨利·華斐爾特，是他們一族中最先移住到美洲的理查·華斐爾特的直系子孫。理查·華斐爾特在一六六二年到了馬里蘭，就住在查理二世所賜與的土地。華斐爾特就成了馬里蘭最舊的地主之一。

華斐爾特家的歷史，可以回溯到征服諾曼以前。

一〇六六年，威廉由諾曼底攻入英國，卽了王位。在這次戰爭的生死關頭，黑斯迭克斯一役中，擊敗了敵將哈羅爾特第二的大軍，而名揚天下的勇將巴甘·都·華斐爾特，就是華斐爾特家的高祖。他因戰功獲得了爵士的名位，並由威廉大王賜給他廣大的領土。

在愛德華第三時代，仲張勢力的，就是羅伯·都·華斐爾特，而第二代的巴甘·都·華斐爾特也會獲賜莊園，見重於世。

一二一六年，喬治王曾對溫德莎城的守將下了一道命令說：「假如休某不能將贖身錢拿出來時，就把他交給約翰·都·華斐爾特。」這位約翰·都·華斐爾特就是在溫德莎的森林中建有房屋的華斐爾特的一族。我們只要翻開英國歷代諸王的居城「溫德莎城的歷史」時，便可於其中發見很多與華斐爾特的姓氏有關而有趣味的事件，藉此便可證明了這一族地位的重要以及他們與王室的關係。

數世紀之後，在馬里蘭州和華斐爾特的姓氏相關連的，更有阿普吞或伊里等姓氏發現。

在一六六二年，率領一族移住到美洲來的理查·華斐爾特，就卜居塞望河岸。於是就在此地繁榮起來。

理查·華斐爾特的子孫，在實業界、政界、司法界、醫學界、軍界各方面都曾出過有名的人物。如查爾斯·亞力山大·華斐爾特博士創設了馬里蘭醫學協會，並被選為會長，其子亨利在一八二〇年又被選為議員。

在革命戰爭時出力的人，有班哲明·華斐爾特上尉、羅伯特·華斐爾特少尉、查爾斯·華斐爾特少尉、菲爾孟·華斐爾特上尉、龍斯羅特·華斐爾特中尉、湯姆斯·華斐爾特少尉、約瑟·華斐爾特少尉等。

華拉·華斐爾特博士在革命戰爭中是軍醫，後來是新西那底學會的會員、依拉查及大衛·華斐爾特是馬里蘭第五營的上尉。

小華麗斯坐在巴爾起摩亞的祖母家中的時候，恐怕這些有名的祖上的名字，她一個也不知道吧！即使她聽到這些名字，大概在她也是當做很古以前的人，一點也沒有興味。

但是，自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九年間，在馬里蘭任知事職務的愛德華·華斐爾特，是她知道的親戚；還有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六年間任維基尼亞州知事的孟塔基，是她母親家裏的親戚。祇有這兩個，她才稍稍注意。

還有，在不過六歲的華麗斯的眼中，認為非常偉大的人，就是她的伯父台維斯·華斐爾特。

台維斯·華斐爾特後來做到沿岸航空鐵道公司及巴爾也摩亞的大陸信託公司的經理，在美國實業界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但在那個時候，還不過是巴爾也摩亞的郵政局長。他是在克里務蘭大總統時任職，當一八九四年時，算是巴市空前最年少的郵政局長。

克里務蘭總統，非常信任他，時常叫他到華盛頓去聽他報告關於馬里蘭地方的情形。他後來又得馬金利及西奧脫·羅斯福兩大總統的信，任所以他服務郵政局長的時期很久。

他很喜歡華麗斯，時常買給她心愛的玩具，星期日還帶她出去玩耍。沒有兄弟姊妹的她，時常和大人在一處玩，所以養成了敏銳的機智，和快樂的氣質。她雖然敬愛祖母，但是更喜歡和伯父在一處。

她的伯父台維斯不曾結婚，是與他的母親住在一處。他曾立有遺囑，擬將廣大的土地捐作慈善事業之用，是計劃建設一個「年老婦人所居之華斐爾特之家。」而這遺囑所載的：

「我始終願使母親享受安樂的生活，這是我經營努力的出發點。一直到我母親去世為止，我和她住在一處。我現在仍然懷念到我母親對孩子的慈愛和堅強的信仰。她雖然曾經處境不佳，但

仍奮忍耐而不失去她的高超氣概。我和母親住在一處，得到她的高尙的感化，所以我擬建設養老院，藉作懷念母親之紀念。」

但是，這個養老院始終沒有建成，因為他的親戚不履行他的遺囑，將他約有五百萬元的財產，弄到祇有一百萬元了。

他曾遺留了一萬五千元的遺產給華麗斯。他對於美國鐵路事業的發展上，功勞頗大，曾為各鐵路公司的經理。同時他對於煤氣及電氣事業方面的努力也頗不小。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他的安葬儀式，有全國各方面的著名人物前來參加。

但是，這些事都是後來的事。當時年僅六歲的華麗斯只要一聽見伯父來的聲音，必定跑去歡迎，星期日早晨一同在查爾街散步，在夏季的午後或到格陵邸去玩。

總之，她幼年時代，是一個極幸福的時代，以後就是學校生活開始了。

三 學生時代

南先生走到自修室來的時候，女學生們一定感覺到將有一件可怕的事件發生。

雪白的頭髮一絲不亂的南先生，穿着黑絲衣服挺胸凸肚地走了過來，一面揚手命令學生肅靜，一面說道：

「我現在要報告一件很重大的事。就是破壞學校嚴格規則的事，我覺得真是再壞沒有的了。我現在將我自己拿着的證據，並且親眼所看見的事實，向你們報告。就是你們之中，有人和男子通信。」

華麗斯在這個有名的奧特菲爾女學校裏，還是一年級生，當時聽見南先生這個報告，與其他五十五個同學一樣的驚嚇不已。這校中的學生都是馬里蘭或維基尼亞地方上流階級的子女，學校的規則當然是知道的。

現在這個奧特菲爾女校有參天的老樹，有平坦的草地，環境極好。並且因為有了百年以上的歷史，所以成爲當地的最高學府，社會上，公共事業上，以至慈善事業上，若干有名的婦人，都是由這個學校出身的。

但是，華麗斯於一九一二年進去寄宿的這個奧特菲爾女校，在今日想起來，簡直是一個簡陋不堪的地方。

管理學校的南·馬卡洛克小姐，是從學校創設時起即任職至今的馬卡洛克家的後人。他始終穿着包到頸上的衣服，黑綢的大裙子，肩上披着黑毛圍巾。她平日管束學生，是從來不肯妥協的。

送到她那裏去的學生，第一是教她淑靜安分，凡是南小姐自身在學生時代所學的規矩，完全照樣又教給進來的女學生。初年級的學生，每朝須對校長殷勤問安。一年以外的「高級生」纔有在她臉上接吻的權利。對於宗教的儀式更是非表示敬虔不可。至於學科方面，只是限於將來到上流社交界中時必要訓練的幾件。

宿舍的各個門上，都貼有紙條，上面寫道：

「女子常須溫順而守禮儀！」

校內有兩個籃球隊，定名為「溫順隊」及「禮儀隊」，也就是由這個紙條的教訓而來的。但是，校中的籃球隊是不許和他校比賽的。

華麗斯屬於「溫順隊」，球藝很好。但她不僅對於籃球如此，其他任何運動，都有相當的本領。不過她不和許多人一樣，祇顧運動，而忘記了別的事體。

一九一二年的那一天早晨，奧特菲爾女學校自修室中，南先生說的那一句可怕的話——

「我看見你們之中，有人和男子通信，」所有的學生都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刺激。

和男子通信這件事，是學校嚴禁事項之中最重要的一條。

這件事暴露的恐怖，以及憂慮到處罰，五十六個學生，無不戰戰兢兢聽南先生繼續說下去：

「破壞這條規則的人，明天到我房裏來懺悔！」

南先生報告後，學生各自集在一處討論辦法。又在寢室中，三三兩兩的開始秘密會議，鄭重商量。

「不知怎樣辦呢！」

「有嫌疑的人大概要被開除吧？」

「收拾行李回到家裏，難道可以對爸爸、媽媽說，因為寫情書被開除的嗎？」

「噫！這是一件多麼難為情的事！」

各人都是偷偷的在討論這件事。

第二日，就是懺悔的日子，一個一個女生都很膽小的走近南先生的房間，說：

「下次決不再做……就祇這一次……」

校中五十六個學生，寄宿的占了五十四個。華麗斯也是寄宿者之一，南先生似乎帶着取笑的口調說：

「華麗斯，你另外沒有應懺悔的事嗎？」

華麗斯躊躇了一下說：

「有的！我最近由家來校，帶了兩瓶果醬，放在牀下；還有一塊乳酪，放在皮包中。」

這一天，大規模的懺悔過去了，並沒有什麼嚴重的處罰發生，並且也無一人被開除。但是，因此大家却更加知道學校的規則非要嚴守不可的了。

有一天，南先生的淡灰的眼中，露出奇妙的微笑，走到自修室內，用明快的語調說：

「學校中現在蔓延著一種不可思議的癡病，有很多人因為太愛惜細長的身材，似乎是在服用魚肝油來減輕體重；現在，請你們將魚肝油全部送到醫療室去。」

華麗斯入奧特菲爾女學校時，是第一次離開母親。以前，她進巴爾起摩亞的阿蘭特爾小學校，這所私立學校是男女生兼收，授以初小程度的學科，但是女生另設有程度較高的一班。這所小學現在已經停辦了。當時是設在啓士街，若由比特爾街二百二十二號華麗斯的家裏走去，是非常的

近，而且從她祖母家走去也不甚遠。

一九〇八年，華麗斯的母親與巴爾起摩亞的民主黨領袖來金之子約翰·弗里曼·來金結婚，當時的報紙上所稱：「新娘是美麗的小姐。」這就是指華麗斯而言。

約翰·弗里曼·來金結婚二年以後，即行去世。她的母親又成寡婦，自此以後，即將愛情專注在華麗斯一人身上。

華麗斯的母親，隨時注意她的起居行動。每天照顧她到小學校去讀書。

華麗斯此時知道了歷史上許多偉大的事蹟，大都是與馬里蘭州有關係的事實：如一六三二年，開拓美洲殖民地而留下了堅忍和獨立的傳統精神的巴爾起摩亞爵士，在獨立宣言上署名的熱血男兒查爾斯·卡洛爾，國歌的作者弗蘭西斯·斯各特·奇，文豪阿蘭·坡所住過的房屋及其墳墓等等。

還有，在巴爾起摩亞市所發生的羅曼斯，這是一百五十年前，一位美麗而高貴的少女的故事。曾經被人比擬着古時的豔妃克列巴特納和巴爾起摩亞的美女巴達孫，在十八歲的時候，已各地的人去向她求婚的了。

巴達孫第一次的愛人，就是法國的領事，也就是拿破崙的弟弟哲羅姆·波拿巴特上尉。哲羅姆是一個快樂而活潑的美男子，一八〇三年到美國，在九月間到巴爾起摩亞來看賽馬，這個賽馬，當時在馬里蘭州中是一年中有名的盛事。

介紹他和巴達孫相見的人，就是在獨立宣言上署名人之薩繆爾·啓士。

最初相見的瞬間，兩人即情意投合，不久即行訂婚。但是，她的父親威廉却頑固非常，大為反對，並將巴達孫送到遠處去，想使她忘却這件事。但因此反而引起了她的熱戀，她哭道：

「與其和他人結合一千年，寧願和哲羅姆同居一小時。」

她的父親雖然始終反對這件婚事；但是她愛哲羅姆的心是絲毫不變。到了最後她父親不得已，才許可他們結合，遂在聖誕節晚間舉行結婚儀式，美滿良緣，世界上沒有再比他們幸福了。

但是，他們的快樂，正如歷史家所說：不過是「火山上的跳舞。」因為拿破崙知道哲羅姆結婚的消息，便大發雷霆，遂下令命哲羅姆即刻歸國。後面還附了一道訓令：

「領事哲羅姆在美國以私的關係結婚之美國年輕女子，禁止她搭乘法國船艦。即使該女子到達法國，亦不許登陸，着即送還本國。」

哲羅姆因此雖然大爲失望，但仍與巴達孫和她的叔母由費城出發。但不幸船在途中觸礁，以致到達法國的日期有所耽延。

一八〇四年，拿破崙即法國帝位，更致書哲羅姆表示不滿，痛責他不遵命令。

哲羅姆與巴達孫最後到達里斯本，法國警備隊即拒絕她上陸。哲羅姆不得已，前往巴黎，擬向其兄請求許可巴達孫入法。

但是巴達孫始終不能在法國上陸，不得已轉到英國，在倫敦生產一子，取名爲哲羅姆·拿破崙·波拿巴特，開始過着極困苦的生活。

拿破崙破請羅馬教皇解除哲羅姆和巴達孫的婚姻，但爲教皇所拒絕。乃命法庭宣告他們的結婚爲無效。但不久之後，哲羅姆居然又接受拿破崙的意見，與另一女子結婚。可是巴達孫祇得重返故都，抑鬱以終。

華麗斯也與其他小學生一樣，是很知道這個故事的。

這個故事，至少在某一點上和她的現在情形有點相像，頗值得使她回憶。但同時也有很不相同之處；這就是哲羅姆在歷史上是一個唯命是從、意志薄弱的貴公子。

華麗斯曾在諾蘭特女士的女子學園裏過了兩個夏天。現在美國女子教育機關中有名的福斯克洛夫特學園，就是諾蘭特女士在距當時數年以後所創立的。華麗斯與同學二十餘人在諾蘭特學園之中，度過了很愉快的生活，當分別的時候，大家都是依依不捨。因為那裏有乘馬、游泳、野餐等等愉快的組織，山野中尙有小屋及天幕等，這都是少女極感興趣的。她們每次赴園遊會時，都是和諾蘭特女士分乘兩輛十八世紀式的馬車，個個都裝飾得上下一新，歡天喜地的共赴勝會。

這二輛馬車之中，有一輛是當地一青年名叫羅依特的父母所有，這羅依特就是華麗斯的第一愛人，當時他不過十七歲。羅依特的家，人皆稱爲「古列諾那」。華麗斯常到那裏去打網球，星期日也到那裏去赴晚餐會，是一個裝飾美麗的家庭，很能使人留連忘返。

她們的遊藝會，是極受當地人士歡迎的。她們有一首在遊藝會裏唱的歌，就叫做「快樂的姑娘」，歌詞是：

啊！快樂的姑娘，

我只知道戀愛。

我愛你們，

即使你不是良善的姑娘！

即使你是倔強的姑娘！

即使你是罪惡的姑娘！

即使你是薄情的姑娘！

各種的姑娘就跟着歌聲一一由後台出現，華麗斯當然也是其中之一。她們表演時所穿的衣裳，都是借來的，雖不合身，在她們已是夠有趣的了。唱歌之後，繼以跳舞，遊藝會遂在觀衆喝采之中閉幕。除遊藝會外，還有種種的雜耍，奔流放蕩，毫無拘束，真是自早到晚，都沒有一刻的空暇。

自九月以後，又回到奧特菲爾女學校，這女學校是從七時起床一直到熄燈爲止，全日的時間中，生活很是枯燥，與巴蘭特的夏季生活，真是有霄壤之別。

在奧特菲爾女校中，既無愛人，又無人來招約赴夜會，甚至於兄弟們來校訪問，也要經許過多麻煩的手續。

一年之中只許學生到都市裏去兩次，而且還要成績達到一定標準，纔能得到這個特權。若有

青年男子來信時，一定要拿到南先生的房裏去檢查。宿舍裏的床鋪自然非各自整理清潔不可，但是華麗斯最不喜做這些事。下雨天若不穿套鞋，也要被罰背誦詩文。這些都不過是學校規則中極少的一部份。

宗教教育更是嚴重。每晨起床後就有五分鐘的禱告，早餐時又由南先生領導禱告。在星期日，早餐完了後，即刻要熟讀禱告集和福音書。然後再由先生監督排隊到教堂裏去做禮拜。完畢回來已經正午。午餐以後，一個一個都要到南先生之前去背誦早晨所熟讀的禱告集和福音書。下午五時三十分在山上小禮拜堂中晚禱，雖不是非去不可，但是在晚餐後合唱讚美詩時都得出席。因為是唱歌，總算是星期日中最愉快的時候。在「四旬齋」的期間中，情形更爲嚴重。學生們在六時半起床後，非冒着風雪到山上禮拜堂中去做禱告不可。

但是，愉快的事情並不是沒有，如冬天滑雪，就是其中之一。還有下課後，集合好友數人，在宿舍內談談各人家中的情況，以及學校內開運動會，和比賽籃球熱鬧的事情，都是很有趣味的。

其次星期日，由先生帶了華麗斯等學生九人，出外散步，她們經過一所破舊房子的時候，其中一人，忽然拾起一塊小石子向那房子投去，其餘各人，也就即刻做效，頃刻之間，十七扇窗子的玻璃，

完全被這般興奮的少女們，打得粉碎。她們既然鬧了這種亂子，學校的處罰是她們在兩星期中，下課後不許與其他學生在一處，將一日的最快樂的時間，非在教室內聽先生高聲讀書不可。九個被罰的學生，也祇得咬緊牙齒度過了兩個星期，約束的苦真不堪言狀。

奧特菲爾女學最快樂的一天，就是五月一日，這真是一年中愉快達于極點的一天。這時候綠草如茵，花紅遍野，各種集會，都在這大自然的舞台中舉行。女學生們先在情緒興奮之中，選出「五月女王」，隨即由她指定扈從。此時學生的家屬和親戚朋友，以及畢業生等，都來參加這種盛會。校中的熱鬧，真是無可比擬。就在這個時候，小山頂上的屋內，忽然唱出五月節的歌，女學生們都排成一隊，慢慢從小山上走下來。走在最前的便是年輕貌美的「五月女王」；後面跟着扈從，再後就是一般的女生，全體都穿着白色服裝，各人手中捧着獻給女王的鮮花。歌詞是：

「摘下美麗的花朵，

獻給五月女王！」

一面唱歌，一面就將花獻給五月女王。

當時十七歲的華麗斯，亦很興奮的參加過這個盛會。但是到了第二年秋季，華麗斯就離開此

校，和學生生活告別了。

四 初入交際界

歐洲大戰的時候，美國報紙上登載的都是歐洲的戰況，美國人民的談話也離不開歐洲的戰爭。大家都這樣想：

「形勢無論如何惡化，美國斷不致捲入戰爭漩渦，因為美國自身也尚有若干不易解決的問題。」

但是，對比利時慘遭蹂躪的同情心漸次擴大，紅十字會的工作，日甚一日。糧食、衣服、醫藥也陸續運至歐洲，救濟款項也開始捐募。因之，軍備問題遂囂然塵上。首有威爾遜大總統提議援助窮困的非戰鬥員，次有海軍次長關於戰爭問題的演說，更由華盛頓傳出消息說道：「海軍已完成無線電報網，軍艦可於風雲不測之際，開赴任何地方。」

英國王太子，當時充任近衛步兵第一團中尉。他努力工作的情形不亞於其他一般軍人。一九〇四年十二月近衛兵出征，乃英國王太子踏上火線的第一次。

此時美國方面，還是歌舞昇平，歡樂如恆。是年秋季，有柯茲夫人發表小說一冊，廣告上標題：

「英國王子與美國大總統小姐戀愛的羅曼斯。」

當時，華麗斯方纔脫離學校，大概還不致讀過這本小說。因為當時華麗斯正忙着如何踏進交際界，還沒有時間顧到小說呢！

華麗斯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七日與其他四十八位姑娘，一同被人介紹到交際界中去。這些十八歲左右的少女們，對於初次的交際跳舞會，自然是永遠不能忘懷的。

但是，歐洲的戰事雖與美國隔有萬里之遙，終久也影響到美國的各個都市了。巴爾起摩亞市也不能例外。當地的報紙中，有這樣的記事：

「今年歡迎加入交際界的宴會，恐怕是巴爾起摩亞市數十年來最簡略的一次。新加入交際界的三十四位姑娘，已經互相約定從簡舉行，在家庭中的宴會，也彼此約定不作奢侈的競爭。」

華麗斯也是其中之一。她的伯父更忙於奔走救濟事業及慈善事業，他說：「報載我將為姪女華麗斯入交際界而舉行大跳舞會，此事絕對不確，今日當歐洲有數萬人被殺戮之時，實在無暇顧及歡樂。」但是他還是用汽車伴送可愛的姪女，到各處去走動。

在這時候，有一件事足使華麗斯印象深刻者，就是她在一九一四年夏季於「鄉村俱樂部」中一同打球或跳舞的青年奧斯朋。他對華麗斯真是所謂「一見傾心」。

這一年直到年底，華麗斯常常出入於交際場中，如宴會、跳舞、觀劇等。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七日晚間，華麗斯由美國海兵團的巴奈特少校夫婦及從兄亨利·華斐爾特三人伴隨之下，穿着美麗的衣服和裝飾，出席大跳舞會。這是她們初入交際界四十九人的生命中最有意義的一晚。各人雖故作冷靜，但都掩飾不了快樂的表情。音樂隊開始奏樂之後，一對對的跳舞就此開始了。

凡是上了年紀的人，這樣的跳舞會，固然已是司空見慣；但是這四十九位少女，確是使她們踏進了另一個新世界。次日的報紙上論道：

「昨夜里里克劇場的跳舞大會，並不因歐洲戰事影響而減少其歡樂，不失為本季中最有趣味的集會。」

三日後，華麗斯參加「本季中最大宴會之一」，十二月二十四日又在三角俱樂部觀劇。二十五日聖誕節的晚間，里里克劇場舉行第二次跳舞會，初入交際界的數十位少女們，各和她們的同伴

及親友，跟着音樂開始跳舞。

次年一月十八日，及二月一日，十五日，都同樣的舉行跳舞會、晚餐會等。凡有少女們出席的地方，華麗斯亦必參加。她的姿態及裝飾之美麗，至今尚在一般人的記憶之中。

讚仰她的青年中，有一個名叫被特爾的，因祝賀親戚的生日，由費城與青年數人同來巴爾起摩亞。數日後，才依依不捨的回到耶魯大學去。

春天的時候，巴爾起摩亞出身的學生較多的普林斯敦，有一種俱樂部的集會。在這些青年學生中，有財政大臣的兒子馬卡茲。少女們則在監督之下，可以跳舞或者出席茶會。

到八九月之交，於是又開始了新的社交節季。

但是，這個時候華麗斯覺得是個悲哀的節季。因為她的祖母在此時去世；她遂不參加一切招待，陪同母親在公寓中守制。她母親的表姊梅利曼夫人，也從華盛頓來訪，和她們度過了初冬。

華麗斯在一九一五年亦不曾出席大跳舞會，她是和表姊馬斯丁夫人同在佛羅里達過冬的。

馬斯丁上尉是片沙可拉海軍航空學校的教官。片沙可拉的海岸是一個極富於生氣的地方。

那些青年將校很勇敢的練習飛行，似乎從來不知有生命危險似的。對於戰爭更是談笑自若，同時

也盡量的跳舞歡樂。華麗斯在這裏遇着了斯賓塞上尉。

五 愛神降臨

室內充滿了男女談笑的聲音，有穿軍服的青年，有漂亮的貴婦人，青年男女之外，還有白髮的將軍，或中年的夫人，都是各得其所，各樂其樂。

音樂連續的演奏下去，有年紀的人對狐步舞已是覺得不起勁，至於其他的新曲更是不行。但是，時代的變化，不容舊的東西存在了。

華麗斯穿了一件淡青色夜會服，亭亭玉立，秀色可餐。她正和兩個穿軍服的青年在談話，她微笑的眼睛，簡直就是兩顆明星。她手裏拿着一枝淡紅色玫瑰，映着她的嬌嫩面容，分外豔麗。

在門口站了一個穿海軍上尉服裝的青年，肩上佩着飛行隊的徽章，體格魁偉活潑，黑髮黑眼，還留着一點小鬍子。他問旁邊的一個朋友說：

「那個穿淡青衣服的少女是誰？」

「站在那邊窗前的嗎？那就是華斐爾特小姐，聽說她來自巴爾起摩亞，是馬斯丁夫人的朋友，

或者是親戚。真是一位才貌雙全的小姐啊……」

他朋友的話還未說完，斯賓塞上尉已經向着華麗斯那邊走過去了。

★

★

★

★

斯賓塞一面和華麗斯跳舞，一面說道：

「你沒有到過佛羅里達嗎？你喜歡這裏嗎？」

「我很喜歡，此地真是一個好地方。」

「佛羅里達的日光真好啊！在芝加哥過慣冬天的人，真是最妙的了。」

「你的家鄉是芝加哥嗎？」

「不錯，我在芝加哥郊外與父母住在一處，但我是行蹤不定的。在海軍中的人，今日不知明日的住處。你既然喜歡佛羅里達，那是好極了，預定住多少天呢？」

「數星期。」

「妙極了，片沙可拉真是一個好地方，你參觀過航空學校嗎？」

「我到這裏的第二天，馬斯丁上尉就帶我去過了。」

「馬斯丁上尉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個愉快的人。」

「他的夫人就是我的表姊，我就住在她家裏。」

「明天我們四個人一同晚餐如何？你不嫌冒昧吧？」

「很好，可惜明晚我已經有約了！」

「那麼，後天晚間如何？」

「我不知表姊另有預定沒有！請你用電話再談。」

「那麼我明天一早就打電話。」

「但請不要太早。」

「幾點鐘？九點？十點？十一點？我有很多很多的話想和你談。」

忽然，音樂在這時停止了，斯賓塞上尉的話聲，已被嘈雜的人聲蓋住，同時她即刻被其他的青年包圍起來了。歡笑的聲浪，猶如潮湧。此時另有一個士官分開人羣向華麗斯說道：

「這一次是輪着我和你跳舞了，沒有忘記吧？我已經和哈利說過演奏一曲你最喜歡的華爾

茲音樂。」

華麗斯預定在片沙可拉的日期已經所餘無幾。

她在這裏過的是快樂而新鮮的生活。這裏因軍事的關係，地方上遂成爲一種特殊的環境，青年們既置生死於度外的練習航空，他們的生活，當然也是再愉快沒有的了。

華麗斯在片沙可拉結交不少的朋友。馬斯丁上尉是這航空學校中最有名的教官。他的夫人心中也明白了華麗斯的心事。華麗斯既認識了不少的青年士官，免不了和他們跳舞和茶會。但是，斯賓塞上尉的招待，特別較任何人爲多。到華麗斯回到巴爾起摩亞以後，兩人之間還是繼續不斷的通信。自此以後，她對於巴爾起摩亞的青年們，已經感覺不到什麼興趣，每日所等待的就是斯賓塞的情書。

當時十九歲的華麗斯，並不明瞭這是羅曼斯或是戀愛，但她總是不能忘却斯賓塞。這年夏季，華麗斯到華盛頓去，斯賓塞也追隨到華盛頓。兩人形影不離，如膠似漆。一個是初入交際界的少女，一個是英俊活潑的青年。

斯賓塞上尉假期完了後，即回到片沙可拉，但到九月十五日，華麗斯和斯賓塞上尉訂婚，遂由

她的母親發表於世。報紙上也稱：「他們二人的訂婚，是很使馬里蘭和維基尼亞的交際界感到極大興趣的。」

華麗斯自踏入交際界以來，便成爲最受人讚仰的美人，她的芳名，遠播到華盛頓。她是馬里蘭及維基尼亞的有名望族之後，又是亨利·華斐爾特的孫女，台維斯·華斐爾特的姪女。

斯賓塞是海軍學校畢業，現任片沙可拉航空學校的教官。

數日之後，又發表他們於十一月八日就舉行結婚典禮。

在這佳期以前，華麗斯和她的母親是忙於置辦結婚禮服及傢具，親友們的禮物也漸次送到，郵件和電話是二十四小時中來個不停。此外還有各處舉行跳舞會，祝賀這位未來的新嫁娘。

結婚典禮於十一月八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在教堂中舉行。

新郎新婦在尼法牧師之前，宣誓禮成。

六 新婚與別離

華麗斯與斯賓塞在斯潑林度過蜜月後，又一同回到片沙可拉，斯賓塞固然是有職務在身，非

早去不可；華麗斯對於片沙可拉也特別的愛好。

片沙可拉仍和前年一樣，有跳舞會，有青年士官，也有漂亮的姑娘。但是也有與前大不相同的情形：就是無論在晚餐會或街上，對於歐洲戰事，一變從前膜不關心的態度，各人都戰戰兢兢的談到：

「美國是否參加戰爭？」

輿論已經到了武裝中立的程度，前大總統塔甫特等也發表了關於戰爭的演說。比里海軍少將更竭力主張建設大空軍以對抗潛航艇。議會中關於海陸軍費的預算也囂然塵上，全國都陷入極度緊張的情緒中了。

片沙可拉地方，斯賓塞等空軍將校所談論的都是歐洲空軍英雄，如法國古納美爾上尉，或德國李希霍芬等人的事蹟。同時他們又談到美國飛行家埃斯卡特里爾。其次，飛機也是他們談話的中心。例如英國有製造飛航十小時飛機一百架的計劃，或者可乘二十人上升到七千英尺高度的大飛機等等。

美國也漸漸覺到空軍的重要。華納梅克發表捐助經費建造警備紐約港的巡洋艦，愛國婦女

會又捐助繫留氣球供給陸軍。特別調查會向議會報告關於海軍根據地的問題，就建議在太平洋岸建設七個空軍根據地。

全國已陷入混亂和驚愕之中，特別是結婚不久的華麗斯，完全被恐慌包圍住了。晚餐會上，已不如從前那樣愉快了。

各人口中都不離戰爭的話。

斯賓塞等人，直到深夜尚在航空學校裏忙個不休，已經是在準備戰爭了。華盛頓已發出了緊急命令，召集多數的飛機師和新飛機，更需要可以裝置重機關槍，而能作長途飛行的轟炸機。

全國各地都竭力鼓吹參戰，到了四月十六日，白宮中的威爾遜大總統畢竟在參戰文書上簽了名。

* * * * *

斯賓塞夫婦移居加州桑底哥地方，這是海軍部的命令。華麗斯遷往適當的寓所，盡力地布置。斯賓塞則忙於他的職務。

美國雖然大量製造飛機，但是缺少航空人員。新募兵雖然陸續編入海陸軍中，不過缺乏訓練，

可說是些烏合之衆。

斯賓塞的軍務羈身，早已沒有跳舞或玩紙牌的時間了。航空隊中雖然是異常緊張，然而能勝其任的，却是少得可憐。

華麗斯一人家居無聊，只得向交際場中走動。此時她結交的朋友，有法郎姆少將的愛女，與桑特夫人。她們三人，不久都成了莫逆之交。

華麗斯自桑底哥寄信給巴爾起摩亞的友人，所寫的盡是加州的風景名勝或新交的朋友。至於家庭方面的問題，她毫不談及；此時他們夫婦之間的感情已發生了裂痕。

他們漸次感覺他們的結婚，並非以濃厚的愛情為基礎，完全由于一時的盲目衝動。這種感覺漸次使他們煩惱，當戰爭尚未了之時，他們已經十分明瞭他們的結婚是一種重大的錯誤。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歐戰告終，在法國戰線上的美國青年將士，又都回到故鄉。

★

★

★

★

斯賓塞上尉已奉到調回華盛頓的命令，他們知道生活又有一個新的局面了。華麗斯到了華盛頓還可以會着她的母親和伯母等人。他們以為回到華盛頓之後，就可以將以前種種不愉快的

事實完全忘懷。

但是他們回到華盛頓不久，斯賓塞又接到了調任上海的命令，他一人出發以後，華麗斯遂留在華盛頓；生離死別，却是人生最悲哀的事，二人都感覺到這是永遠的離別。

經過若干時日以後，華麗斯逐漸恢復她未結婚以前的生活。華麗斯在華盛頓的交游漸次擴大到外交團裏，她時常出現大使館或公使館的夜會席上。

當時華盛頓交際界裏有名的一種集會，就是由各國青年外交官六十人所組織的午餐會。這個集會每日正午，在哈密頓飯店舉行。到會的會員每人須伴隨一位女客出席，所以舉行時，佔滿了一大間餐室。聚餐時各國語言雜然並陳，談笑風生。

能夠出席這個集會的婦人，認為是很榮耀的。華麗斯也常出席這個午餐會。她也時常和尼爾孫夫婦一同遊玩，當尼爾孫夫婦赴紐約時，華麗斯遂遷居尼爾孫寓所。尼爾孫的友人都異同同聲的說尼爾孫面貌與英國王太子相似。實際上，尼爾孫的面貌却是十分像英國王太子。

在此時期以後，華麗斯又認識了許多上流社會有名的人物。

一九二三年華麗斯第一次到歐洲，但自歐洲旅行回美以後，她即決心到上海去向斯賓塞表

明她的決心。

曾經結婚兩次的她的母親，即阿連夫人，很不放心華麗斯到上海去。阿連夫人向一朋友說：

「上海遠隔重洋，人地生疎，我雖然不阻止她去，但是總不放心，我恐怕這次她到上海沒有什麼好的結果。」

一方面華麗斯已經整理行裝，買就到上海去的船票。

華麗斯終久離開了美國，向五千年古國的中國出發了。

她的生命此後又開始了新的方面。

七 中美兩國之交遊

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華麗斯和斯賓塞兩人的生活，是以兩個大都市做中心，就是中國的上海與美國的華盛頓。

上海擁有一百五十萬人口，到處只看見人如潮湧。豪富與貧窮，古代文明與近代商業，迷信與殘忍，處處都可以發見它是在對立着。而上海更是五方雜處，可以說是世界人種的陳列館，也是超

越國家觀念的大都市。

斯賓塞上尉與華麗斯，隨便到什麼地方，都受人家熱烈的歡迎。陸軍海軍中人，常常爲他倆開午餐會或夜會，有時他倆又去遊覽名勝古蹟。

斯賓塞夫婦住的房子，很是精緻。華麗斯，有時從貼身服侍的女僕學習幾句中國話，所以她外出買點東西，或者僱用人力車，都可以不必請人傳話。

像這樣的繼續着很安樂的生活，好像是華麗斯到上海來的目的，顯然可以達到。他們倆也是很想走到正式家庭生活的路上去，雙方爲此都很努力，因爲他們夫婦都希望免掉過去的錯誤，漸漸可以獲得光明。

但是斯賓塞上尉，爲了職務的關係，大部分時間，都費在外面，不能終日伴同華麗斯安享家庭幸福。華麗斯於是就與羅傑士夫婦過從很密，羅傑士夫婦，也是美國人，很有資產，地球上只要是他們所喜歡的地方，他就有充足的時間和金錢在那裏消費，而且爲人也很和藹可親。

華麗斯，有一次應羅傑士夫婦的請求，同到北平，遊玩各處，頗覺暢快。她在北平的美國公使館裏，會見了華盛頓的許多舊友，於是日本、德國、瑞典、挪威、意國等公使館，都招華麗斯前往赴宴。或者

她又遊覽中國式的庭園，宛如置身畫圖中。有時羅傑士更邀她到古寺院及前朝的宮殿作一日的清遊。北平有翡翠、珍玩、絲綢的大市場，華麗斯也會到那裏光顧過。

華麗斯在中國所過的光陰，使她留了不能磨滅的印象，我們只要看法國人曼列替她畫的肖像，就可以知道了。這幀肖像是她身穿中國衣服，坐在陳設華麗的室內繪畫的。而她風姿楚楚，笑容可掬，很有中國大家閨秀的風範。

就是現在她的邸第裏，還有許多她當年在中國所搜羅的物品。如美麗的屏風，精美的磁器、漆器，及華美的刺繡，又如象牙、玉石、翡翠等雕刻品，都是西方所罕見的。而玉石翡翠的選擇，更覺得件件精美。

華麗斯雖然很愛北平，可惜無緣久住，仍舊回到上海。轉瞬之間，又過了幾個月。

她與斯賓塞上尉，終究不能回復到美滿的境地。彼此同居上海雖有一年之久，反而促進他們表演最後的一幕。她與上尉，都斷定惟有離婚，纔是最善之道。

於是，惟有一「各自努力前程」——他與她從此分手。

華麗斯就乘船橫渡太平洋，回到美國。

美國勿爾吉尼阿州瓦林頓的瓦林格嶺旅館，房屋雖然很是簡陋，但是地頗幽靜。由這裏遙望前方的景色，可稱做勿爾吉尼阿州最秀麗的所在。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華麗斯就僑居在這所瓦林格嶺旅館裏。此地非但風景可愛，而且靜寂異常，人生浪費的勞力，都可以節省，在這裏所過的光陰，皆是和平安靜的。

華麗斯自己的家鄉，離此地不遠。此番遠遊歸來，所有的親戚故舊，先後皆來探訪。

她在瓦林格嶺旅館裏，租用兩間房間，把北平帶回來的屏風、繡貨、漆箱等裝飾品都取出來。她獨有的才能，將兩間房屋陳設得花團錦簇，而她的個性，也可以由她的布置方法上反映出來。所以前來訪閱的客人，無不交相讚美，稱她別具慧心。

華麗斯沒有僱用僕人，只有旅館裏的黑人小僮供使喚。不過這個小僮，除了把她的狗叫做桑笛的洗得很乾淨之外，不能做甚麼滿意的事。這頭叫桑笛的狗，是她的朋友牽來陪伴她的。

瓦林頓這個地方，很多富豪的別墅。打獵、賽馬，又是這裏最有興趣的娛樂。所以許多的家庭，都飼養着獵狗。每年賽馬的時期，許多貴家公子擅長騎術的，都帶了高頭大馬前來參加。

賽馬的那一天，先在廣大的別墅裏開午餐會，熱鬧非常，下午纔開始賽馬。到了夜間，又在瓦林頓鄉村俱樂部開跳舞會，男子一律獵裝，女子都着時新的夜會服，歡舞終宵，其樂無窮。

華麗斯住在這裏不久，就將當地的生活習慣了。她新交的朋友，以赫胥黎夫婦和納納畢夫婦比較的親密，她有時也坐了車子去訪問懷特夫婦，又與雲彌爾夫婦和布起雅夫婦也相熟悉。她曾經有一次往紐約旅行，本來也是極其平常，惟有一件事，是她不能忘記的。

某天晚上，她的舊友納福列夫人家裏開晚餐會，她也到會，就在席上遇見了阿涅斯特·辛浦森夫婦，辛浦森是碧眼，褐髮，蓄有美髯，身材很高，體格壯健的英國紳士。當時正在他父親所經營的輪船公司中服務，他們夫婦，是在一九二三年結婚的，現在已經生了一個女孩。

華麗斯自從那天晚上與他們分別以後，又在別處和辛浦森會見過一二次，纔置辦點土儀，回到瓦林頓去。

她原來不打算在瓦林頓久住的，但是一經住下，也就和這個小地方發生好感了。凡是巴爾起摩亞與華盛頓的舊友們，都常常來訪問她。

有一次，她往馬里蘭去看賽馬，順便回到故鄉巴爾起摩亞，會見許多的舊友，大家都很快樂，於

是他們發起同遊古建築「歪好司」。

「歪好司」是美國南北戰爭以前建築的有名別墅。據說始建於十七世紀，後燬於火，到了南北戰爭前，又重建的；但是其中有一部小屋，還保存十七世紀固有的工程。這所「歪好司」從構造上講，固然足以做建築界的模範；就是由歷史上講，也有不少傳說，大家都相信。

華麗斯是黃昏時候前往遊玩的，走到屋子裏面，都覺得陰森之氣，令人毛骨悚然，不過相傳室內的怪異，並不見得確實罷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維斯·華斐爾逝世。當華麗斯幼小的時候，他就愛她如自己的女兒一樣，現在這位伯父長眠不起，宜乎她要悲傷萬分。過了兩天，台維斯舉行殯葬，沿岸航空鐵路公司的所有車輛，因為弔唁本公司的總經理，就在當天下午三時，一律停車五分鐘，以示哀悼。

這年十二月六日，瓦林頓的佛克懷雅郡的巡迴法院，審理華麗斯與斯賓塞的離婚訴訟，請求離婚的理由，說是遭丈夫遺棄。

十二月十日，推事富列查，就判決他們離婚。

逃出婚姻的桎梏，恢復固有自由的華麗斯，從瓦林頓法庭裏走出來，真是樂不可支的了。

她一生之中，到這裏可以說是告一段落。因為從她生長的巴爾起摩亞而到佛羅里達，而桑底哥，而華盛頓，而巴黎，而上海，在這個大範圍之中，已經有了不少的波瀾起伏。

此後她的生活，又將開一新方面，不過這個新方面是怎樣的推移，就是華麗斯自身，恐怕也是墮入五里霧中，莫辨西東吧！

八 第二次結婚

勿爾吉尼阿州瓦林頓，是平和安樂的所在，很有許多人喜歡這個地方。但是華麗斯住在這裏久了，靜極思動，又想漫遊，幸而得到伯母梅里曼夫人的同意，遂準備作歐洲之遊。

她忙着收拾行李，預定艙位，動身的那一天，許多親友都到輪埠送行，她揮巾惜別，又冒犯波濤，再作長征。

她與梅里曼夫人，先在巴黎小住，然後移居倫敦。到倫敦不久，就和阿涅斯特·辛浦森邂逅於稠人廣座之中。

辛浦森當時，充任辛浦森輪船公司的律師，也住在倫敦，剛剛與妻離婚，並無家室，他視英國，猶

如故鄉。他自己雖然是生在紐約，而他的父親，却在英國出世，他的姊姊施邁里夫人，也是嫁給英國人，在倫敦已經住了好幾年。就是他自己，當一九一八年之初，他還在哈佛大學求學時代，也曾往德華八世做太子時所統率的近衛營中從軍，並且開到歐戰的火線上去過了六個月，居然任爲少尉，等到停戰之後，纔回美國，仍舊往哈佛大學讀書，一直到畢業。

凡是熟知辛浦森的人，必定先說他的容貌。他的血色充足，金髮碧眼，身材魁梧，體魄強健，平日所穿的衣服雖極樸素，但是自有其英爽的氣概。他的興趣，以蒐集古文書居其一，前人所遺留的片紙隻字，他都不肯輕於拋棄。他又好讀歷史及名人傳記，並且喜歡旅行，所以各處的名勝古蹟，他都能詳述本原，娓娓動聽。在宴會場中，如果他自己作主人時，更是清辯滔滔，使來客都覺得非常愉快。

華麗斯與伯母梅里曼夫人同來倫敦的那年冬天，辛浦森爲她們儼然是竭盡地主之誼。常常陪同她們到高尙的旅館、劇場、私家庭園去遊樂，又替她們介紹了許多朋友，時時贈送鮮花，凡是她們可以用得着他的地方，靡不盡心竭力使她們十分滿意。這個時候，辛浦森對華麗斯的愛情，已經是熾烈起來了。

他的求婚，在華麗斯還認爲是她以前未曾經驗過的事實，可知他頗能得着華麗斯的歡心。不

但如此，華麗斯覺得阿涅斯特·辛浦森這個人，同他相處，雖久不厭，彼此相對，精神上就覺得安逸穩定，這種感覺，很可以使她的生活增進新氣勢，其他的朋友，固然也有足以鼓舞她的精神之處，但是總不及阿涅斯特·辛浦森對她那樣地深切。所以總覺得他是具有丈夫氣概，做事懇切，更能了解婦女的心情……等特質，一件一件，都深映在她的心中。而阿涅斯特·辛浦森與華麗斯游泳在愛河情海之中，滿腔心事，終不能久於沈默，最後乃向華麗斯傾吐，良緣亦立即告成。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倆就在倫敦舉行婚禮。儀式極簡單，禮畢，即與新人偕往西班牙及巴列阿利克島同度蜜月。

後來回到倫敦，纔卜居派克列街十二號。他們新居的房屋雖不寬敞，但是布置得極其幽靜，而華麗斯又擅於插花，室內外莫不香氣襲人，沁人肺腑。但是她懷想勿爾吉尼阿與馬里蘭兩地的友人，可惜不能相見。她覺得英國式的生活法許多不慣，譬如早晨不飲咖啡而飲紅茶，女僕的烹調，也不甚合她的口味，日常種種瑣事，都與美國的習慣不同，這些地方，終覺得不能悉如己意。

華麗斯結婚後，大約經過一年，住在華盛頓，她的母親忽然病重，她接着信息，便倉皇歸去，等到趕到家中，母親已經意識模糊，不能交談，如是過了一星期，也就去世了。

她身遭大故，悲痛自不必說，她們母女向來親愛，她的母親祇生她一個女兒，從小到大，愛護可謂無微不至，而華麗斯也能曲盡她的孝思。祇是母親臨終之時，竟不能有所遺言，她兼程歸來，也未能盡心侍奉，這是她覺得抱憾的。然而今日華麗斯占世界極高的地位，荷無上的光寵，她的母親死而有知，想必也當含笑於地下罷？

她等到母親的喪葬完畢後，重回倫敦。始而時時思親，自然還有餘痛，所以也不願和友人多往來，後來這種心情，也就漸漸地冷淡了。

辛浦森夫婦，在駐英的美國大使館裏，很有些熟人，彼此往來交際，頗為熱鬧。此外他們所交遊的，還有海運界的名人范禮士爵士，倫敦交際界素稱豪華的比魯特夫人，以及軍人，藝術家，名優等，這許多朋友彼此酬酢，也很繁忙。

一九二九年，辛浦森夫婦，由派克列街移居蒲萊安斯通的新式住宅。這種住宅，外觀雖不見佳，但是地段很是清靜，鄰居都是上流階級，所以令人悠然自得。並且華麗斯擅長布置，各間屋子，皆能發揮她的趣味和才幹，使它美化。譬如書齋的牆壁，都漆成淡綠色，窗上也掛上淡綠色的窗簾，細長的水晶花瓶裏，插上美麗的香花，增加室內的色調，火爐架上，安置了巨大的鏡子，牆角的書架上，羅

列辛浦森心愛的書籍，室中排列很多的安樂椅，便於客來談話；小桌子上，或以朱漆盒子，或以象牙雕刻，作爲陳設，這些物品，都是華麗斯當年由中國帶回去的土儀。

他們的餐廳，也不見得宏敞，中央安放一張大桌子，可以圍坐十四五位客人。這張桌子，辛浦森夫人很愛它，因爲也是她發揮交際手腕的工具。

他們的家庭，一共使用四個女僕，女僕們都很忠於其主。因爲華麗斯對待她們，頗能恩威並用，她們在這裏服役最久的，已經有四年了。其中有一個叫諾爾弗的，專門司廚，烹調的技能很好，不過她的丈夫是在船上服務，那隻船一經泊岸，辛夫人宴客就要改期，因爲她的廚娘告假回去過甜蜜生活的緣故。

到了一九三一年夏季，華麗斯在倫敦的生活，纔算完全習慣，樣樣覺得滿足，事事皆認爲有趣。這固然是由於習慣成自然，也因爲情投意合的朋友日見其多，生活愈見其歡樂所致。

這個時期，有人問她道：

「你不想去謁見英王？」

她的許多女友，固然曾經謁見英王的很多，但是她自己，却並不以此爲必不可少之舉。因爲一

個婦女，謁見國王與否，她的生活上毫無變化。華麗斯在當時，既不想名震寰宇，也不望高官厚祿，祇要能保持現在的生活，也就滿足，所以不情願去備禮服、習儀節；而伺候宮門以待傳見，更覺其毫無意義。

但是經不起旁人的勸導，久而久之，婦女的虛榮心，也不期然地表現出來，華麗斯竟爲旁人所動。她問道：

「謁見時，如果禮節很簡單，那就不妨去試試。」

她既然完全承諾，於是就有朋友或者替她借禮服，或者代她借裝飾品。她自己又去買了一個綠玉石的十字架，因爲她最喜歡綠玉石，現在買了這個十字架，極其高興，立刻把它掛在頸上，又將借來的禮服穿起來看。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華麗斯進宮謁見英王。

英王喬治五世與王后瑪麗之外，如王太子及許多王族中人，都在莊嚴的宮殿裏站立兩旁。華麗斯遂隨各國外交官及外國紳士淑女，一同謁見英王。

報紙上描寫此時的情況道：——謁見的人們，先在白金漢宮的廊下齊集，靜候瀏亮的音樂起

奏，便向宮中正殿魚貫而進。王與后，於九時三十分由衆王族扈從入殿，高踞寶座，而王太子則坐在寶座之後。

謁見英王的衆多婦人，都低着頭行禮，順次向寶座之前經過。她們的禮服，固然華麗無比，而頭上身上的珠光寶氣，更是耀人眼目。

還有參加這種莊重儀式的印度貴族和各國使臣夫婦，也是身穿燦爛的禮服，舉止進退，極盡莊麗嚴肅。

謁見儀式既畢，辛浦森夫婦，當天晚上，就在法列士夫人的晚餐會裏遇見王太子。辛夫人對王太子敬禮——這一次的聚會，頗有歷史的價值。

九 辛夫人的側面觀

辛浦森夫人的服飾，實在是多得記不勝記。外間傳說她是一個最考究穿衣服的婦人，這種評論，她也可以當之無愧。因為她的衣服，都是從巴黎做來，一切剪裁縫製，完全出之有名的縫工。她平日最喜歡穿淡青色的衣服，因為同她的碧綠眼睛，乳色皮膚，褐色頭髮，非常調和。而且愈加顯見得

她的青春嬌豔的姿容。她生平不喜歡黑衣服，只有前年英王喬治五世逝世，適逢國喪，纔隨衆穿了相當的時期。

她在夏天，喜歡把皮膚微微地曬得有點黑色，也不要它過黑，以異常潔白的齒牙，在微黑的嘴唇間顯露，愈加增添她的美麗。她在處女時期，覺得腰部太瘦，很爲悲觀，現在已經豐滿了許多，可以說是到達了近乎理想的境地。她好穿瀟灑的運動服，以她肥瘦適中的身材，更顯見得具有綽約的風姿。至於衣服的鮮豔的色彩，最新的形式，在她是無有不可以適合的。

最奇特的，是象徵王位的紫色，也與她很是調和，所以她外出之時，頭上常用紫色緞帶繫着，免得頭髮散亂，旁人從遠處望她，很是雍容華貴。她的夜會服，也和別人不同，前面雖是極簡單，而後面却有許多縐褶，都是用白緞子鑲滾的，並且全身黑緞子的材料上，繡滿了小朵的花，穿上這件夜會服，在燦爛的燈光下跳舞，宛如孔雀開屏，真是美麗極了。

辛夫人到了冬天，常常把她的貴重皮衣服都穿出來。如黑貂、銀狐、猓狍、乾尖之類的外褂，都是平常人所罕有的。大家對她，實在不勝羨慕之至，此外她的襪履手套，樣樣皆能與她的身分調和。

一般婦女，對辛夫人最爲羨慕的，就是她收藏了不少的寶石。我們看見她的相片，都佩戴着許多珍珠，但是這皆是幾年前所攝的，她現在已經厭惡珍珠，差不多已不加一顧了。她現在喜歡的，是一切寶石類，如紅玉、藍寶石、綠寶石、翡翠、鑽石之類。這些珍寶，她一刻都不離身，那怕就是穿運動服的時候，她也佩着一個夾針，是三角形而用小寶石鑲嵌的。她在畫間所用的首飾，是鑽石鑲成的項圈，這個項圈的正中央與兩側面，都有極大的翡翠嵌着，手上也戴着鑽戒和翡翠戒指，她有一個大夾針，是白金底子滿嵌寶石鑽石，遠遠望去，恰如一隻精緻的時錶。此外鑲金剛鑽的手釧，也是她畫間常用的飾品。從前她雖不喜歡耳環，但是現在却也時常佩戴了，她的許多耳環之中，以作一枝花形的一副，最爲精美，因爲那枝微細精妙的花，都是用紅玉刻成，而莖與葉，又爲綠玉雕成的，所以在倫敦的交際界中，可謂難得有足與匹敵的。至於夜會時的首飾，大概都是紅綠寶石嵌成，其式樣的新奇，製作的精美，可謂極近代技巧的能事。這許多首飾，全部是由巴黎寶石商人代辦的。

辛夫人的服飾，固然使世間的婦女羨慕不已，然而她所以能夠得到像今天這樣的地位，究竟是什麼緣故？她確實具有一種魔力。因爲她有銳敏的智力，能夠抑制自己的主觀，用很冷靜的頭腦

去理解他人，她能將這種能力神化，運用到極巧妙的境地，所以應該稱她具有魔力。

她的一位好朋友批評她道：

「華麗斯，能夠將自己的意見祕藏胸中，絲毫不使它流露於外，那種鎮靜的態度，真令人佩服。熟人之中，如果對她有了什麼過失，她總不肯直接使人難堪，不惜婉曲地暗示本人的錯誤，令人心悅誠服。又當別人發揮自己的抱負時，她絕不隨聲附和，僅扼要的說一兩句，而這一兩句話中，她的意見，也就含蓄在內了。」

婦女而有她這種性格的，實在是很少，她足跡所經之地很多，因為見聞既廣，相與交遊的，多為上流階級，所以她的涵養及機智，樣樣都是超人一等。而且她對人又無時不是春風滿面，令人不肯與她分離。

綜合她的性格來說，第一是有涵養功夫，其次是富於誠實、自制、勇氣、天真等氣象，而且有分析的才能，卓越的判斷力，所以與尋常的婦女顯然不同，宜乎她能創造特殊的地位。至於她個人的趣味，更是廣博無比，如政治、社會、文學、藝術，以及演劇、運動、賽馬等無所不通，所以和她交談，可以終日不倦。而她更有一種特殊才能，就是有鑑賞人物的巨眼，任何人物，一經辛夫人的品評，可以立判賢

愚。」

★

★

★

★

世人常說華麗斯·辛浦森喜欢看滑稽電影，其實她並不是專好娛樂的人，她與人很容易親近，但是又不可以狎玩。她的感覺明敏，頭腦清晰，她一次走進室內，這室內的陳設，就能列舉無遺。又如觀看一幀圖畫，祇要普通人一半的時間，她便可以得到畫中的要點。有一次，她與許多人同遊某古剎，大家祇看見崇高的拱門，美麗的祭壇，而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所古剎裏居然也有一架掛鐘，等到出了廟門後談起，大家都不相信，好事者重行入廟尋覓，居然在走廊上發見，因為掛鐘的色澤，與牆壁竟莫有區別，常人幾乎無從辨別，而她竟能早已發覺，也可以說她是獨具隻眼。

我們要想更進一步地知道辛夫人的生活，殊有訪問她的家庭的必要。

她每星期，總有三四回在家裏開簡單的茶會。下午五點鐘光景，八九位男女客人陸續到齊，客廳裏布置得很整潔，配着柔和的燈光，令人極其愉快，而瓶中鮮花，更發出幽香。女主人身着青色衣服。頭上身上的貴重裝飾品，所謂珠光寶氣，四座生輝。她用銀的或磁的茶杯，盛着香茗，分送來客，一面坐下來清談，因為她素來長於辭令，所以大眾都傾耳靜聽。女僕又將精巧的果點，或美麗的糖食，

紛陳几上，其中有小蝦及萵苣兩樣，是辛夫人最喜歡，而爲別個家庭裏所不能嘗到的異味。

辛夫人也喜歡邀幾位知交在家裏開晚餐會，雖沒有旨酒佳肴，確能使衆多的客人都極愉快，因爲席上的譚話，莊諧俱備，變化多端，一夕歡敘，實在益人知慧的地方不少，所以每逢接着辛夫人請柬的人，莫不樂於赴宴。況且她做女主人，還有些須祕訣：第一，說話的材料務必要人人都感興趣，因此她不主張大規模的宴會，就是爲此；第二，做女主人的待客，切不可使有一客冷淡，就是要面面顧到，使在座的人，莫不興趣盎然。這兩樣是招待客人使其愉快的要件。至於菜肴，不在多而在精，能有特殊的風味，供客人品嘗，更足以顯示女主人的才能。她不主張以多量的酒精飲料待客，因爲酒精足以減少食慾，遲鈍機智之故。散席之後，喜歡玩弄紙牌的，與不喜歡的，宜於分別招待，俾各得其樂，纔是賢明的方法。

辛浦森夫人的特長，暫且以此中止。如果要想理解她的爲人，還應追溯她的歷史，以及她的歷代祖先。她的祖先，曾在英國保障城池，立過戰功，又有遠渡美洲，開闢荒原，以勞力產生許多國富，後來就做到顯赫的高官，她繼承這些人的血統，所以她的個性與才能，宜乎超人一等。最近她所以能

夠聳動世界的觀聽，可知她得力於天稟者甚多，決不是偶然可以倖致的。

一〇 與英國王太子的交誼

一九三三年春，有一隻大西洋航路的巨輪，在紐約進口。航客名單上，明明有「阿涅斯特·辛浦森夫人」的大名，但是新聞記者，既沒有人去注意，向她請求談話；採訪時事影片的人，也沒誰去和她照相的，她於是清靜平穩的就上岸，坐了火車，直達華盛頓。

她到了華盛頓，因為親愛的母親已經逝世，比較關係密切的，祇有一位伯母梅里曼夫人。她到了伯母家中，回想既往所經歷的事故，真是悲喜交集。自從她做處女的时候起，後來踏進交際界，于歐戰前後兩次到華盛頓，以及母親的病中逝世種種情形，都覺得歷歷在目。

她此番到華盛頓來，專為探候伯母，所有的近親，也都會着，某日午後，伯母又同她坐了汽車，到巴爾起摩亞看賽馬，與幼年的朋友聚餐。

華盛頓的許多朋友，也為她開了一次晚餐會。她在倫敦謁見英王和王太子，早已遍傳于華盛頓的舊友之間。所以大家對她，或者叩詢英國的時事，或者談論倫敦交際界的情形，個個都是尋根

究底刺刺不休。

她有一天，獨自回到故鄉，幼年所居之地，無論長幼，都覺得藹然可親，她和近鄰的男女，談別後的經過頗詳，但是她自己在倫敦所居的地位，却默不言。她在華盛頓，大約住了一個月，就往紐約，耽擱幾天，仍舊乘船回英國。臨開船的前一夜，在紐約的親友，特爲她開晚餐會以示餞別，次日，友人們又到船上送行，輪船開出港口。她仰望蒼空，覺得不勝依遲，她此後復歸故國——美國，也是遙遙無期啊！

★

★

★

★

當年的秋季，——倫敦的交際界，頗爲熱鬧，劇場裏遇着新劇開演，常看見辛浦森夫婦陪同威爾斯親王（即英國王太子）觀劇。他們夫婦，又隨從親王到帝國俱樂部或哥恩特花園遊玩。而親王有時也到辛浦森夫婦的家裏，出席茶會，或在聖詹姆士宮中招辛氏夫婦前往饗宴。

據深知威爾斯親王與辛浦森夫人雙方關係的人說：他們很有許多相同的興趣。平民式的親王，最愛她那種天真爛漫的性情，而酷好田園生活、賽馬、舞蹈，不重形式而尚自然，都是互相共通之點。親王又喜歡園藝，這也與辛夫人的愛花，可謂具有同好。況且親王對辛夫人稱賞的，就是她家庭

裏造成的親睦和樂的雰圍氣。

一九三四年夏季，威爾斯親王，乘坐快艇「羅佐那」往法國南海沿岸旅行，隨同前往的人員之中，就有辛浦森夫人，當時還由她的伯母梅里曼夫人伴同參加。

九月十二日，剛德的報紙，登載下列的新聞說道：——「威爾斯親王，極愛剛德的風光，現聞預定在此有三日的勾留，由巴黎飛來迎接親王的飛機，現在已奉命駛往馬賽候駕。」——「昨夜親王在數百人的盛會中，和一個美國女人跳舞，這個女人，據說就是辛浦森夫人。」

親王雖然發表須在「羅佐那」艇上靜養的消息，但是昨天午後，仍舊上陸，偕同辛浦森夫人與英國駐剛德副領事鐵拉，到卡西喏一直玩到深更。

威爾斯親王，在剛德許多公式的宴會，都辭謝不去，祇有當時也來剛德號稱周遊世界的快艇主人亞蓮恩的宴會，是出席的。這次的午餐會，就設在他的快艇上，除親王之外，還有羅傑士夫婦及紐約的欽少校夫婦同席。這位羅傑士夫婦，就是華麗斯還是斯賓塞上尉夫人的時代，約她一同前往北平遊玩，在那裏結交了不少朋友的主人，後來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又在蘇格蘭的派爾摩拉城受英王愛德華八世招待的人物。

一九三五年二月，華麗斯·辛浦森，又同了許多達官命婦，隨侍威爾斯親王到奧國，企必由耶作避寒運動。奧國人歡迎之盛，無以復加，隨從前往的人，可以說與有榮焉。

英國王太子與辛浦森夫人之間，增進他們交誼的畢魯維笛亞離宮，也有可資記述的事實。畢魯維笛亞離宮，在所有宮殿與離宮之中，是王太子最爲喜歡的所在，離開倫敦市約三十英里，乘汽車往來，可以瞬息卽至。後來王太子繼承大統，親理國政，而覺郊外生活足以恢復疲勞，在此約集近侍的臣僚作半日的清遊，尤覺無出其右的了。

況且畢魯維笛亞宮，規模雖小，但是所占地面極廣，內有游泳池、網球場，離宮背後，又有美麗的小道，可供散步，細草如茵，綠楊夾道，自然之美，宛如畫圖。

王太子雅好園藝，宮中有巨大的石楠，開極豔麗的花，是他最爲得意的。離宮中每逢夏季，各處陳設的花木，都由王太子的花園中供給一切。

每逢星期六，來離宮訪問王太子的客，大約都在午後飲茶時間，齊集茶廳，由王太子接見。這所茶廳，三面皆是美麗的窗戶，而壁上的繪畫，又皆出之于意大利或荷蘭名家的手筆，所以于淡雅之

中，更富藝術的興趣，廳中所備的傢具，又極優雅，與四週都能調和。

餐室也極壯美，胡桃木的餐桌，雕刻極其精細，壁上也懸滿古畫。

星期日夜間，王太子身着蘇格蘭式服裝，蒞臨餐室。黑色外衣上，耀眼的銀釦，短袴長襪，於英姿凜凜之中，又覺華麗非常。晚餐時，又有笛手奏優美的古曲，蘇格蘭的情緒，更爲濃厚。

至于星期日的午餐，完全不用侍役，在餐廳之兩側，安置大桌數張，熱菜冷食，分別羅列，來客可隨自己所好，親往取食，也是別饒風趣的方法。

★ ★ ★ ★ ★
一九三五年，威爾斯親王親密的友人名冊中，就發見了阿涅斯特·辛浦森夫婦的姓名。

此外就是親王的從兄弟摩脫派典爵士夫婦，陸軍大臣苦巴，而苦巴夫人，素有英吉利美人之稱，還有達脫列爵士，沙查蘭公爵夫婦，菲蓋納夫人，布朗谷納爵士夫婦及久納夫人等。

★ ★ ★ ★ ★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英王喬治五世崩，訃音傳遍全球，莫不同聲悲悼。過了一天，即由威爾斯親王繼承王位，號稱愛德華八世。愛德華踐祚之日，禮砲隆隆，樂隊齊奏——上帝佑吾王的國

歌，倫敦市民，都歡欣萬狀。

愛德華親理國政以後，就對國民訓示，由廣播電台播送全國，訓辭中「先頌揚先帝的治績。次述自己所負責任的重大，當爲王太子時期，適逢歐洲大戰，曾于戰時及戰後，遍歷世界各國，深知各種境遇中的人所受之甘苦。現在雖身居王位，仍本過去所得之經驗，努力爲同胞謀幸福。最後乃祈全世界之和平，與英帝國的福利。」由這次訓辭之中，就可以看出新帝性格之一端。

尤有可記的，便是四月九日威斯敏士寺院中舉行的布施典禮。是日愛德華八世立于大僧正康達別里的旁邊，手執松葉杖，向七十一個老人與七十一位婦人布施物品，這是新帝最初舉行的公式典禮。數百年來相傳，帝王即位後，應以食物、衣服、或金錢施捨貧民，而受布施的人數，是與帝王的年齡相同的男女，愛德華八世所以定男女各七十一人的原因，乃以先帝喬治五世逝世時，御齡正是七十一歲。

據參加此次典禮的人說，辛浦森夫人也在受布施諸婦人之列。當新帝步行經過寺院的大道時，辛夫人直立在指定的席次，以澄明的眼光，注視愛德華，一直到施捨完畢，儀式告終，她毫無倦容云。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聖詹姆斯宮舉行饗宴。自首相鮑爾溫及各部大臣、海陸軍司令官、顯宦、暨許多貴婦，濟濟跼跼，同聚一堂。而辛浦森夫婦，也同在賜宴之列。

這年八月，英王愛德華乘快艇「那林」巡遊地中海。奉命隨行的布朗穀羅爵士夫婦，苦巴夫人，菲蓋納夫人等之外，辛浦森夫人的名字，也在隨員之列，所以引起世人極端的注意。

英王巡遊時，在各地所攝英王及隨行人員的相片，美國的報紙上，登載得很詳細。就這些相片看起來，英王的身旁，必定有辛浦森夫人的姿容。似乎攝取這種相片時，英王也毫不避忌，有時當地官廳將攝影人的攝影機扣留，而英王反而親自將這些攝影機逐一發還。

等到英王此次巡遊完畢，凡是常看美國報紙的人，無有不知愛德華八世與辛浦森夫人的情誼日見親密的。

英王歸國之後，先在倫敦暫時小住，不久又到蘇格蘭的派爾摩拉城。數月之後，就邀請王弟約克公爵、肯特公爵、馬爾波羅公爵夫婦、沙查蘭公爵夫婦、及紐約的羅傑士夫婦聚餐，而辛浦森夫人也蒙特別招待。

據說辛浦森夫人與羅傑士夫婦到亞巴迭因車站時，英王親自駕駛汽車疾馳五十英里的長途前來歡迎。

過了幾天，辛夫人回到倫敦，就移居利精特公園甘巴蘭路邸第。阿涅斯特·辛浦森則由蒲萊安斯通的新式住宅遷往加茲俱樂部。

從此以後，報上時有辛夫人的大名，而世界各地，也沒有不知道她的。

但是到了十月十四日，各國的報紙上，都用頭號鉛字登載刺人眼簾的新鮮消息就是——

「辛浦森夫人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

一一 第二次離婚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華麗斯·辛浦森對阿涅斯特·辛浦森的離婚訴訟，是在倫敦東北一個小都會叫做伊普斯威齊的巡迴法庭裏審理的。這所小小法庭，外面的二重門，由許多警吏護衛着，法庭外面的門口，也有警長與五個警察正式守衛，而穿便服的警察，又有七人擔任監視新聞記者席和旁聽席，至於攜帶攝影機的，一概不許活動，法庭的庭丁，也是全部到場維持秩序。

伊普斯威齊這個小地方，驟然之間，增加了無數的看熱鬧的人。而各地的新聞記者、攝影師、時事影片攝影師，都趕得來了。攝影師大都爬在屋上，等候機會，不過時事影片，禁止攝製，所以這般人物，大為失望。就是准許入法庭的報館特派員，也只可嚴守限制，毫無活動餘地。

開庭的時間近了，先由辛夫人所聘請的律師巴克羅與弗蘭普通兩人伴同辛夫人入庭，坐在旁邊大桌子之前靜候。時間一到，推事安多尼霍克，穿了法官的制服登庭，立在證人席的辛夫人，由推事授給新約聖書，她就握在左手，一面舉起右手，當庭宣誓，她的聲音很是清楚，於是世界注目的離婚審判從此開幕了。

巴克特律師向辛夫人詢問住所姓名與阿涅斯特·辛浦森結婚的年月日及地點，這些事項問過以後，就靜待質問了。

「一直到一九三四年的秋天，你和被告過的日子很是幸福吧？」

「是的。」

「被告對你的態度，也是這個時候改變的吧？」

「是的。」

「他的態度是改變到怎樣的地步？」

「對我冷淡，到了星期六，常常獨自出外。」

「這種情形，你曾經提出抗議沒有？」

「不錯，提起過抗議。」

「我雖然向他抗議，而他的行為更是變本加厲，——就是到了星期六，繼續的在外住宿。」

「一九三四年的聖誕節，你在自己的鏡台上發見了一封信嗎？」

「是的。」

辛夫人就將那封信遞呈推事，又繼續的說道：

「今年的復活節後，我又接到一封信，外面雖是寫了我的名字，而信中的措辭，却是對我丈夫而說的。」

巴克特律師又問道：

「你看了這封信，曾經和律師商量過辦法嗎？」

「已經商量過。」

「商量的結果，就是提起此次的離婚訴訟嗎？」

「不錯。」

巴克特律師又問道：

「今年七月二十三日，你寫過這封信給你的丈夫嗎？」

隨即將信給辛夫人，又說道：

「請你讀讀看！」

辛夫人就慢慢地讀下去：

「阿涅斯特君鑒：你常常在外面住宿不歸，都說是因為商業的關係，我現在方纔知道並不是有什麼買賣之故，却是與一個婦人同在布列街的旅館裏住宿。你這種行爲，是我萬難忍受的，我現在對你要求離別，想必你能諒解我的用意，我對你的行動，懷疑已久，到了現在，得到確據，纔毫不躊躇地委託律師，執行離婚訴訟。」

她讀完以後，並且證明這的確是她寫給她丈夫的信。

巴克特律師，又將一家旅館裏的旅客循環簿給她看，並問道：

「請看這本旅客循環簿上簽的名是誰的筆蹟？」

「是辛浦森的筆蹟。」

「就是你的丈夫的筆蹟嗎？」

「不錯的。」

巴克特律師質問完畢，就請辛夫人回到自己的席次就坐，一面叫證人出來提出證據。最先出席的證人，便是布列街巴黎旅館的僕人脫納維斯，據他說：

「今年七月廿三日，我服務的第四號房間，有男女兩客前來住宿，他們一切的事情，都是由我招呼的；第二天的早餐，也是我送給他們的；後來到了七月三十日，我的伙計布斯加里，正是往倫敦法律事務所的時候，又與那一對男女相遇。」

弗蘭普通律師，一面點頭，一面用手指辛夫人，向布斯加里問道：

「你在倫敦法律事務所遇見的女人，就是這位吧？」

布斯加里連忙搖頭道：

「不是的。」

弗蘭普通律師，於是將阿涅斯特·辛浦森雜在許多人當中的相片取出來，給脫納維斯看，叫他指出七月廿三日在他們旅館裏住過的男客，果然將阿涅斯特·辛浦森指出來。

第二個證人，就是布列街巴黎旅館的看門的赫資納，他說：

「我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接着男女兩客，並且送他們到第四號房間。」
律師問他道：

「這個紳士，曾經在旅客循環簿上簽了名嗎？」

「簽了的。」

「那本循環簿是你遞給那位紳士的嗎？」

「不錯的。」

「那麼你親自看見紳士簽名的嗎？」

「是我親自看見的。」

於是巴克特律師，就站起來向推事安多尼霍克要求判決離婚。

推事安多尼霍克，依據上述證據物及證人的陳述，認為阿涅斯特·辛浦森有與人通姦

的事實，遂判決與華麗斯離婚。

辛夫人等到一經判決，就立刻走出法庭，坐上汽車，急馳而去，許多新聞記者要想趕上去，已經來不及了。她的汽車走到奔脫街，有兩個時事新聞攝影員，舉起鏡頭，正要照相，終究受警察的阻礙，連鏡箱也毀了。

辛夫人的汽車，雖途中遇雨，仍舊安然地回到倫敦甘巴蘭的邸第裏。不過從此深居簡出，而且所有前來訪問的客人，一概不接見，外間打來的電話，也不許通報，一般新聞記者要想採訪點新聞，可是一無所得。

這個時候，阿涅斯特·辛浦森，也沒有什麼話可說。

然而判決離婚的消息，立刻以電話有線或無線電報傳遍世界。

美國得到這個消息，各報都在第一版，以極大的地位，記載頗詳，辛夫人的相片，更是五光十色，美不勝收，比起大總統選舉，或歐洲戰爭的新聞，還要來得熱鬧，街上往來的人，無一個不是以辛浦森夫人做談論的資料。而報館爲滿足大眾的好奇心起見，關於辛夫人的記載，更是不厭求詳，愈見其刻畫入微。一般的人都在猜想：

「英王既是愛上了她，不久就要同她結婚了吧？——於是美國女人也有做王后的人物了！」

一一一 世界的女丈夫

「愛德華與辛浦森夫人，將要結婚了吧？」

全世界的人都在互相詢問着：

「如果真結婚，美國產生的辛夫人，居然就登英國王后的高位了啊！」

「他們結婚不知在何時，舉行婚禮請誰來主持？又在何處舉行這宗盛典，不知那些人參加典禮的光榮？」

「或者，愛德華八世，將不惜犧牲王位以求愛吧？」

全世界的老少男女，都在那裏猜想，不能決定誰的判斷是對。

愛德華八世與辛夫人的關係，是由於愛，——是熱烈真摯的愛，那是可以確信無庸疑的。

愛，——可以壓倒一切，人生一經與愛接觸，立即有不可思議的作用發生，所以使人美化的原動力，確實是由於愛。

愛德華八世從幼小的時候，就以平民的王太子受大眾的愛戴，當歐戰時期，曾經出征，素以擅長馬術著名，居常很喜歡和許多女跳舞或打高而夫球，與人交談，總是春風滿面，他因為國家之故，行年四十有餘，還未結婚，現在居然得到最愛的人物了。不過愛德華八世所得到的愛人，是生長美國的平民，而且是結婚離婚，都已經過兩次的婦人。

★

★

★

★

倫敦利精特公園甘巴蘭邸第裏辛夫人，也在細細地想道：

離婚是成立了，此後可隨自己的意志，具有結婚的自由。

但是有權威的人說道：

「英王結婚時，只要配偶者不是加特力克教的婦人，決沒有阻止他們結婚的法律存在。」

華麗斯·辛浦森，並不是加特力克教徒。

她是一個平民，她與英國王室結婚，毫無障礙，王室之中，與平民結婚的正多，即英王與平民結婚的，也並不是什麼奇事，如亨利八世及喬治四世，都是顯著之例。

所以議論的焦點，即在教會裏是否承認愛德華八世與辛夫人結婚。

王室的結婚式，通例是由英國教會掌管，而大僧正康達別里，實具有全權，但是康達別里說：「結婚的人離了婚，如果原來的夫或妻仍舊生存在世時，再想結婚，那是不能在教會裏舉行婚禮的。」

然而採取自由主義的教會中人說：

「祇要有相當的理由，大僧正所拒絕的結婚儀式，也未始不可以在教會裏舉行。」

★

★

★

★

愛德華八世與華麗斯·辛浦森的結婚，毫無足以阻止的法律存在。

然而有一種障礙，比法律的力量還要大，就是傳統的、帝國的障礙。因為英國的領土，散布全世界，包含種種的異民族，維繫此種國家的樞紐，就是英王，而政治的黨派及具有政治野心者，於是故意阻撓，造成極大的障礙。

此種障礙，既然很是強固，究竟能夠衝得破嗎？

世界是刻刻在變化，傳統的舊習慣，已經在崩壞之中，將來必定達到無貴賤貧富的差別，真正的自由解放的天地，終能實現。

試看古今東西的歷史，王與女王相愛，和一般人的愛，毫無不同，王族之愛平民，雖有教規法律爲之阻隔，也不能改變其心意，都是確實的事實。

且有爲美人而捨棄王冠的君主，也有爲國家而拋棄愛人的帝王。

又有爲戀愛雖降居賤民，猶覺滿足的王族。

可知處戀愛的世界中，既無國法，又無階級，至於社會的制裁，更非所問。

「愛德華八世與辛浦森夫人，果真結婚吧？美國生的婦人，果真做英國的王后吧？」——世界上的不能確實答覆，只可等候白金漢宮來解決，因爲白金漢宮可以接受世界最大的疑問。

華麗斯·辛浦森，真不愧爲女王——戀愛的女王，——世界具有光榮的女王。惟有她纔可以立在「歷史的戀愛羅曼斯」之上，不愧爲世界的女丈夫。